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88
6 February 1976

CHINESE

第一八八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星期五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莫伊尼汉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帕基先生

黄华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杰克逊先生

芬奇先生

金泽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博伊德先生

达特库先生

哈马舍尔德先生

马立克先生

默里先生

萨利姆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九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科摩罗局势

- (a)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科摩罗国家元首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S/11953)
- (b)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几内亚比绍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959)

主席：按照第1886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邀请科摩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也邀请阿尔及利亚、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和索马里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当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科摩罗代表奥马尔·阿卜达拉先生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赤道几内亚代表埃库阿·米科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几内亚比绍代表费尔南德斯先生；肯尼亚代表马伊纳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及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还收到了沙特阿拉伯副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刚刚列入议程的项目。所以，我就建议安理会依照惯例同意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请沙特阿拉伯和尼日利亚两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

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当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和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讨论议程上所列的项目。

请大家注意第 S/11967 号文件，其中载有昨天散会时我提到的那个决议草案的全文。该草案是由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拿马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所提出的。

杰克逊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安理会在每月第一次开会时要向新任主席致贺，这已经成为惯例。今天我很高兴地代表我本人和圭亚那代表团向你祝贺，并且向你保证我们将与你充分合作。

在你与我们在一起的简短时间中，你充分表现了你的多方面的才能——你曾经不遗余力地以这种才能为你的国家服务。我深信，当人们以随着成熟的反省而俱来的观客态度，记载联合国这段时期的历史时，将对你在本组织工作上所作的重大贡献给予真正而适当的评价。我说你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短促的。不过，我敢说，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是这段时期的颠峰。我相信，无论将来你把你的不可压服的精神用在那里，你都会发现你担任主席的这种经验是有益的。

可否让我利用这个机会最热烈地向萨利姆大使致谢，他在一月份领导我们的审议期间，表现了可亲的、有效率的、积极的态度。他在主席任内的成功证明了我们对他的充分信任是正确的。

我国代表团在研究议程上的这个项目时，把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大会第 3291 (XXIX) 号决议作为参考。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该决议未经表决便获得通过，决议重申了科摩罗群岛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当时没有人发言反对，也没有人表示

保留。本组织的全体会员国，包括法国在内，都赞成这个决议。

因此，科摩罗人民和国际社会在这样一种国际和谐的表现的鼓舞下，热切地期望着科摩罗群岛的局势的合理发展。他们是有理由这样期望的。因为他们心理还紧记着从前法国与科摩罗所达成的关于取得独立的协定，以及法国政府不断的保证，将在全群岛的基础上与科摩罗人民进行协商。正如我们所期望的，法国信守了它诺言。协商举行了，合格的选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三投了票，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四点五六选择了赞成独立——这是人民意愿的一个清楚的表示。

横在当时的管理国——法国——面前的道路是清楚明白的。它当时应该做到的，就象现在应该做到的一样，是尊重科摩罗群岛人民独立的权利，以及尊重科摩罗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当时采取这种行动会，就象现在一样，充分地符合国际法，并且绝不会损害国际道德。但是，相反地，法国却制造障碍，想在其中一个岛——马约特岛——上找出不同的地方。也许由于过去的殖民加上了近代战略需要造成的马约特的目前现实情况，导致了看法的改变，进而影响法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事情也许是这样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把下述事实回顾一下是恰当的：甚至在科摩罗国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以前，科摩罗的代表大会就表示过关切，唯恐法国国会企图造成进一步的拖延，强加新的条件，损害科摩罗的独立和主权完整。这个关切也为本组织的其他会员国所共有。当科摩罗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时，我代表我国圭亚那在安理会上发言，表示了我国政府的坚定信念，即科摩罗人民为他们独立和领土完整所作的坚决有力的宣布将会得到充分的尊重。

我们也可回顾下述的有关事实：即大会以几乎一致的票数通过了第3385(XXX)——法国没有参加投票——不仅决定接纳科摩罗为联合国会员国，并且重申必须尊重由昂儒昂、大科摩罗、马约特和莫埃利各岛组成的科摩罗群岛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我国代表团相信，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在促使科摩罗与法国之间所发生的冲

突获得解决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采取的立场是毫不含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作为安理会的理事国，专心地聆听并且仔细地研究了法国代表为解释其国家当前立场所作的发言。

为了加深我们对该国立场的了解，法国代表提出了几个主张，坦白地说，其中有些主张对我国代表团来说是新奇的。

第一个主张涉及法国的立法部门——我把它放在前面——与行政部门之间在宪法上的关系。根据我国代表团的看法，任何国家的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内政问题。我们是没有资格说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冲突的，因为假如我们作出那种危险的举动的话，我们就是干涉该国内政了。不过，我们有一点是可以说的，那就是不可以用任何国家的内政问题来要挟国际社会。假如任何国家都能够在他想要这么做的时候，把他自己内部宪法程序上的固有矛盾拿来作为掩饰，那么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的原则将不再为人所相信。只有在本组织的会员国依照宪章的原则和宗旨行事、只有在会员国政府对它们为自己所讲的话负责，其负责的程度不亚于对它们声称为了它们的人民采取的行动所负的责任，我们在国际协作和合作上的努力，才会发生效力。我相信远在一九三三年常设国际法院就已经下过结论，一个政府的有正当资格的领导人以官方身分和在职权范围内所作的发言，在他所代表的政府的国际事务上具有约束力。

坐在我右边的一位同事提出的另一个主张涉及科摩罗所声称的法国对科摩罗的侵略。关于这方面，我主要局限于几个问题。没有受到邀请的外国军队驻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是侵犯该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难道这种行为不是侵略的行为吗？为什么法国政府不顾它尊重科摩罗群岛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保证，仍然要违反科摩罗人民的愿望，对马约特实行控制呢？这从而导出一个问题：即使法国当局今天有权利留在马约特，难道安理会不应该根据科摩罗代表团向我们所作的陈述，对他们指控法国当局有计划地、确确实实地把马约特人民中支持群岛统一的人

赶走这一令人忧虑的指控要求回答吗？因此我国政府不能考虑法国政府所作的关于亲眼查证其在马约特的行动的大方邀请，因为这样做可能会被解释为把法国在该岛的存在合法化。

第三个主张与法国现在提出的关于应用自决原则的概念有关。有充分的证据——其中许多已经由前面的发言者提到过了——足以证明马约特的居民在历史上就与科摩罗社区的其他同胞兄弟具有共同的命运。我相信正是根据这个共同的命运使得科摩罗人民从一九四六年起选出代表出席巴黎的法国国会；也正是根据这个共同的命运促使科摩罗人民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选择了独立。依照这一点，科摩罗的自决行动早已完成。因此，法国政府在马约特进行公民投票将违反科摩罗人民的那个自决行为。所以，很明白地，我们必须拒绝法国对自决的解释。因为，假如我们屈服于这种偏差，那么我们不仅将放弃了所珍视的原则，并且我担心我们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

在历史的洪流中，非殖民化如同进步，已经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事。尽管有些挫折，法国在非殖民化领域里仍旧享受着—一个值得骄傲的成绩。我们现在向他们呼吁，停止这件有关科摩罗的鲁莽行动，因为这个行动将会损害法国在非殖民化上的声誉。

主席：谢谢圭亚那代表对我本人所说的客气话。

我了解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想要在这个时刻发言，以便介绍安理会面前的S/11967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因此我就请他发言。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很高兴代表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拿马和我国的代表团来介绍载于S/11967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

该决议草案是不解自明的；它是简单明了、直截了当的；它避免作出任何谴责，只是把提案国认为有极大重要性的某些基本原则加以简单地说明。它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提案国深信安理会面对的局势是异乎寻常的——所以异乎寻常是因为安理会从一开始就不应该面对这种问题，要记得造成这个局势是什么情况、要记得联合国对这个问题有些什么决定、还要记得下述事实：即只不过三个月前，联合国自身就已经接纳了科摩罗为本组织的一个新会员国、它对科摩罗国所作的解释是没有一点含糊的。

因此我将避免对这个决议草案所载的序言部分和执行部分各段作出详细的解释。但是我将提出一些意见，根据决议草案提案国的看法，我们全体同事都应该对这些意见有所了解，因为他们必须对这个草案作出表示。

我们面前有一封科摩罗国家元首的电报。安理会就是根据这封电报而开会的。我们听到了科摩罗代表团团长，奥马尔·阿卜达拉大使阁下向我们提出的非常雄辩而有政治家风采的发言。这两点当然在我们的草案中都被考虑到。

科摩罗总统为了召开一次安理会紧急会议所作的请求，也就是科摩罗代表在一篇非常动人的演讲中所充分支持的那个请求，是在科摩罗关心到它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受到疑问的背景下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了解并关心萦怀在科摩罗人民心头的这个特殊问题。

我们相信，假如法国政府继续它目前的做法，也就是说事实上把科摩罗巴尔干化，这对科摩罗的安定、对非洲地区的安定都将会有严重的后果，对本组织也将会有严重的影响。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会依照安理会的建议，通过了第3385(XXX)号决议，接纳科摩罗国为会员国。在那个决议中，大会采取与从前一致的立场，重申了科摩罗群岛的领土完整、统一和政治独立。为此，大会重申科摩罗是由昂儒昂、大科摩罗、莫埃利和马约特四岛组成的。

所以，大会对这个新的非洲国家的地理界限的规定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对联合国来说，马约特是科摩罗的组成部分，所以，马约特脱离科摩罗整体、单独行使其本身的任何自决权利的问题是不能成立的。因而，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来说，法国当局的继续存在于马约特岛上，以及它们宣布的要在该岛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意图，对科摩罗的政治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明显的侵犯行为。

因此，就法国政府提出的要在马约特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意图来说，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第五和第六段必须与执行部分第一和二段连在一起来看，因为他们都与法国政府的意图有关。

不需要说，提案国对任何怀疑科摩罗领土完整的倾向要采取严重的看法。虽然我们承认法国政府与科摩罗的主权政府之间可能有一些歧见，但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使法国要在马约特再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提案国了解到在科摩罗与法国政府之间必需要有一个建筑在互相尊重、友好和合作基础上的关系，并且了解到未了的纠纷必须解决，所以在决议的执行部分第四段中，请法国政府：

“……立即与科摩罗政府进行谈判，以便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由昂儒昂、大科摩罗、马约特和莫埃利各岛组成的科摩罗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我们没有要求不可能办到的事。我们没有要求史无前例的事。我们只是忠于本组织的决定。我们也信任法国政府所宣布的意图。法国，作为科摩罗的从前的管理国，具有特别的责任，必须确保它对该国的政策不会产生肢解该国的结果、不会产生干扰该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结果，因为这种做法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不合的。

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全是安理会理事国中的不结盟国家，它们以关心、同情和休戚相关的心情注视着科摩罗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斗争。因此，当科摩罗成为一

个主权国家并被接纳为我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时，我们都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来说，我相信也是对本组织的会员国来说，又一个非洲国家的独立代表着国际社会为反对各民族的受到压迫、为反对把一切人民取得独立和享有充分人权和人类尊严的权利加以剥夺，进行集体斗争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

我们的决议草案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决议草案。我前面已经说过，它不是一个谴责性的决议。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痛惜法国关于马约特所采取的政策，但我们在这里不想表示痛惜；我们在这里是想使法国政府理解到它目前作法的无益，并且使法国的一切负责当局理解到它们目前关于马约特的政策将会把它们导向多么危险的道路上；因为它只会导致冲突，这种冲突不仅要在安理会内部发生，并且会发生在安理会之外。它只可能导致一种不断制造磨擦的政策，这种磨擦不单单在科摩罗的人民和政府与法国的人民和政府之间发生，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磨擦也会在法国政府与联合国之间发生，因为，很明显地，法国政府的立场是与联合国的立场相抵触的。

假如我们不继续提高警惕、保障一切国家人民，不论国家大小，享有与较大国家所享有的同样权利，那么本组织就没有履行它的职务，没有尽到它的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各提案国要本组织参与其事，把注意这个决议草案的执行情况的责任交托给我们组织的秘书长，因为我们相信，象科摩罗这样的小国——推而言之，提出这个决议草案的哪些小国——可能有的最好保障在于尊重我们组织的决定、尊重我们组织的宪章的原则、尊重为我们全体所遵守的我们组织的重要决定的规定。

在宪章第二十五条中，会员国同意接受安理会决定的约束。它们经由这种同意，承认了安全理事会是代表它们行事。因此，安理会代表国际社会行事时应该是考虑到会员国的看法，这是十分公平合理的。

在科摩罗这件事上，全体会员国已经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 3385 (XXX) 号决议里表示了他们的看法。如我已经指出过的，该决议没有受到一个国家的反对——我强调这一点，没有一个国家反对它，即使法国也没有反对，虽然他们在慎重地考虑了法国的立场后没有参加表决这项决议——该决议清楚地、毫不含糊地承认马约特是科摩罗的组成部分。

所以，安理会必须确保科摩罗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统一都受到尊重。安理会没有其他作法，只有要求法国尊重上面提到的原则。正是根据对这些原则的尊重而使得本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具有信心会得到安理会的支持。

最后，让我这样说，我们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在过去的四十八小时内，进行了非常积极的协商，特别是我们与法国代表团之间的协商。我们感到非常深刻的遗憾，由于我们在原则方面的分歧是如此的基本，以至于我们无法利用这些协商来达成一个可以拥有提案国和法国代表团双方面的集体支持的解决方法。但我要强调一点，我们组织的会员国在采取折衷的立场时，也就是无论何时安理会面对危机为了尝试消除歧视而采取折衷的立场时，是有一个限度的，如果你折衷到损害了原则，你就超过了这个限度。

我深信我的法国同事将了解，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已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在不损害某些基本原则的条件下来采纳法国的观点，并且当我向安理会的各理事国推荐这项决议草案请他们集体支持它时，我要他们记住一点，即我们所求的只不过是重申联合国所已经通过的立场而已。

黄华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认真听取了科摩罗国代表以及其他国家代表的发言，现就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科摩罗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曾经同殖民主义者进行了长期斗争。科摩罗在非洲人民、非洲统一组织以及全世界人民同情支持下，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取得独立，成为非洲统一组织的一员，并且加入了联合国。这是科摩罗人民和全体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科摩罗国是一个包括由昂儒昂、马约特、莫埃里和大科摩罗四岛组成的国家。马约特岛从来就是属于科摩罗人民的，是科摩罗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摩罗人民为反对分割、维护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斗争是完全正义的，得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同情和支持科摩罗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非洲统一组织、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都确认了科摩罗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权利。这些决议是正确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科摩罗人民的正义要求。我们认为，科摩罗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不应采取任何有损于科摩罗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动。根据这一原则立场，中国代表团对S/11967号决议草案表示赞成。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象前几位发言者一样，祝贺你担任主席的职位，并对你到任不久就决定离职他去表示遗憾。祝愿你在本月的职务和未来的工作上都一帆风顺。也容我公开表示一下我个人的意见，我很钦佩和尊敬你一向执善固执、不遗余力地宣扬你的意见——这些意见虽然不能从头到底被人接受，却总能发人深省，激起议论。

我也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我们的同事萨利姆大使致敬，在安理会的议程特别繁重而困难的那一个月里，他以杰出的才干和抱负引导着我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辩论。虽然在萨利姆大使干练有力的引导下安理会对阿拉伯-以色列问题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完全满意的结果，但是我们的辩论对未来在安理会或别的地方的工作还是有帮助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今天审议的问题根本就不该发生。在仔细听取了科摩罗代表和法国代表在这里的发言以后，我国代表团更加相信，提请安理会注意的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的，甚至现在都还有时间和机会来加以补救，解决发生的困难。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是大家熟知的，在这几次会议上已经说了又说，分析了又分析，我没有什麼新的意见可以加添上去的。表面上，这个问题涉及人民自决和国家领土完整这两个原则间的冲突，两者都是《宪章》中奉为神圣、各会员国视为基本的、不能侵犯的原则。

据法国代表告诉我们，这个前殖民国家所持的理由完全是以自决原则为依据。他说：

“全世界到处都承认，由历史和地理形成的整体有选择自己前途的可能。”

（第一八八六次会议，英文本第12页）

在法国看来，自决的要求是绝对的，绝对到超过包括国家领土完整在内的任何其他原则和考虑。我国之所以独立存在就是根据这一原则，而且，安理会很清楚，我国曾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行使他们自决权利；我们曾为此奋斗，现在仍坚持这个主张。因此，我们不可能不同意自决原则在国际生活中的根本重要性。关于

这一点，法国代表提到了孟加拉国的问题，那是一场原可避免的兄弟阋墙悲剧。那场悲剧的结局是由外国干涉和侵略决定的，不是由任何自决的程序决定的，而科摩罗则是挣脱殖民地地位，取得了主权和独立。我看不出这二者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不管怎样，我国代表团并不认为科摩罗问题是自决和领土完整这两个原则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举行公民投票时，百分之九十三有权投票的人参加投票，也就是说实际等于是全国都参加了投票，其中约有百分之九十五赞成独立。在真正民主方式下征询民意，很少有这样高的投票率和这样绝对的多数；很难再希望有一个比这更具决定性的结果了。

事实是，投票反对独立的那大约百分之五的人民都在马约特岛上，而毫不奇怪的，这个岛同领土的其他部分一水相隔，我们知道，领土的其他部分也是由岛屿组成的。而且，据说马约特受到法国统治的日期比别的几个岛要早得多。最后，我们还知道，马约特的自然资源比领土的别的几个岛要丰富得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历史和地理上的差别和特点，以及约有8,000名马约特居民反对独立而约有4,000名左右的居民却同其他岛屿的150,000居民一样选择了独立这一件事，究竟有多少司法和政治上的分量。对法律立场作出声明的不是别人，就是法国海外领土部长奥利维埃·斯蒂恩先生。他在十八个月以前说的话经常被人引述：

“法国政府选择了以整个群岛为单位进行征询民意有三个理由：第一是法律上的理由，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一个领土应维持它在殖民地时代的疆界；第二，群岛中各岛如有不同的地位是不可思议的事。”

这位法国部长如此阐明了法律和司法的立场以后，接着说明法国的政策如下：

“法国不做使科摩罗人自相冲突的事；正相反，法国的职责在帮助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这个政策声明曾由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以更强调的语气表示赞成，我们认为这是明智和政治道德的表现，是法国处理其前殖民地时应遵行的唯一政策。

那么，为什么安理会还要来处理这个问题呢？是什么原因使得科摩罗看来好象有条理地走向独立时情况改变，变成了紧张和对抗的状态——如果说一个强大的国家同远离它海岸的一群小岛之间也能有对抗状态的话？有人提到法国政府的不同部门对这个问题可能意见不一致。我们懂得，我们能了解这种宪法安排造成事态的改变，也对由此产生的困难甚表同情。安理会各理事国是不应该干涉这种事情的。但基于同样的理由，联合国也不能让一个会员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宪法困难或内政限制的理由，推翻联合国的决定。我用“决定”这个字，是经过考虑的，因为接纳新会员国这件事同别的事不一样，只有大会有权决定；当然，得先经安全理事会推荐。大家知道，大会在接受安全理事会推荐，接纳科摩罗为会员国时，特别说明该国由一向属于其领土的四个岛屿组成。法国代表团对于大会决定所表示的保留意见并不能影响大会行动的合法性——我们也不认为法国曾有过这样的意图。

在那次以前，科摩罗问题已在联合国不同的论坛上讨论了好多年了。每一次开会每一次讨论联合国都重申了这四个岛屿的领土的完整。所以要这样做，正是因为该领土的居民有疑惧，恐怕殖民主义国家或该国家中的某些份子，出于同情或自私可能指使或怂恿割裂他们的领土。

毫无疑问地，正是因为有这种恐惧和怀疑，这几个岛屿才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的公民投票结果公布后，不等法国议会采取次一行动，就立即宣布独立。我们不认为，只因为这个行动没有符合法国政府为该领土独立所订下的程序，就可以剥夺该领土和该领土人民取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权利。

在我们看来，这才是安理会面前问题的核心。有8,000名科摩罗人似乎背离了一般的常规，情愿继续受殖民统治，其余的154,000名投票赞成独立的科摩罗人应如何同这些人达成协议并给予他们保证，这个问题尽管对科摩罗人来说非常重要，却不是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计划下星期天在马约特单独举行的公民投票，在意见的分歧上，不太可能产生新的结果。我们注意到法国政府保证公民投票将在最公正自由的情况下举行。我们对这一点并不怀疑。但问题不在于公民投票

是否会在适当的情况下举行，问题是公民投票究竟该不该举行。

对于这个问题，联合国——现在科摩罗是它的一个会员国——只能有一个答案。如果法国政府不顾安理会友善的劝告和告戒，认为非要举行拟议的公民投票不可，而投票的结果又损害到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完整，那法国绝不要以为联合国会承认或接受这个结果。

法国代表昨天在这里发问说：

“谁提出了什么解决办法呢？反对二月八日公民投票的人提出了什么别的办法？……该不该使用武力，或应该准许使用武力吗？”（第一八八七次会议，英文本第57页）

当然不行。我们也不认为法国提议在星期天举行公民投票是一个解决办法。我们恐怕，这不但没有使问题简单化，反而使解决的办法更趋复杂。

为了回答德吉兰戈大使的问题，我要提到德吉兰戈大使在联合国大会接纳科摩罗为会员国时的发言，当时他重申他政府的愿望，希望科摩罗人自己达成协议，造起科摩罗群岛开始新生活的构架，而法国的任务就在调和当事各方的意见。我国代表团衷心相信，这仍然是法国在这个领土上应当担负的任务和职责，这个领土的命运同法国休戚与共了一个世纪以上。昨天我们听到他们的代表雄辩地告诉我们这块领土的人民仍然希望获得法国的友谊和支持。

主席：谢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个人所说十分亲切的话。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在我对目前讨论问题的实质发表意见以前，我要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位。根据新闻报道，我知道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一职是你离开我们以前在联合国担负的最后一项重任。似乎，这是你在联合国的最后一次的临别表演，希望这最后一幕能反映一种加强国际和平的精神，能反映增进联合国任务的精神，联合国是建立在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的唯一国际政治组织。

我也要向你的前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萨利姆大使致敬，他在上个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时作出了忘我的不懈努力。安理会在他的主持下审议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讨论了之后，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一致通过了一项明确决议。第二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经过讨论之后，但由于完全不相干的理由，不幸不能顺利通过一项决议。我还要向他致敬并表示感谢，因为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做到安全理事会没有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开会。

在结束这一部分发言时，苏联代表团愿与安全理事会其他代表团一起，对危地马拉人民遭到的大灾难表示慰问和同情之意。

最近，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进行期间，安全理事会审议了科摩罗共和国政府要求让这个年轻的国家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安理会通过了一项明确的决定，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推荐，接纳该国为会员国。接着，大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未经表决而一致通过的第3385(XXX)号决议中，决定接纳科摩罗为联合国会员国从而进一步证实必须尊重科摩罗群岛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包括昂儒昂、大科摩罗、马约特、莫埃利等四个岛屿作为它的组成部分。

联合国的这项决定已成为承认这个年轻的新科摩罗国及其领土完整的国际法根据。

苏联支持并投票赞成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这两个决定。苏联一本严格遵守承认所有殖民地人民享有自决和国家独立权利这一外交政策的原则，承认科摩罗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和它建立了外交关系。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在给科摩罗群岛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电报中说：

“苏联人民祝愿现在正要创建新生活的科摩罗群岛人民成功地巩固他们年轻的独立国家。”

只在接纳这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为联合国会员国之后三个月，安全理事会又再度

审议关于这个国家的问题，这次审议是与该国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有关，目的在维持群岛的和平并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

苏联代表团十分注意地听取了科摩罗群岛代表、法国代表和联合国许多别的会员国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发言。苏联在这一方面的立场是由以下两个原则决定的，绝没有任何含糊不明之处。

第一，我国是同殖民地人民为争取自由和独立以及为加强他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站在一道的。

第二，严格遵守联合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非殖民化宣言通过的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各项宣言。

在这一点上，苏联代表团不能不提醒安理会，完全因为苏联遵照列宁给予所有国家自由和独立的政策，早在一九六〇年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时就建议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这一宣言。苏联的倡议当时受到不结盟国家广泛积极的支持。大会接着通过了历史性的非殖民化《宣言》的基本原则之一是：

“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违背的。”

苏联代表团别无选择，只能遵守这个原则。这个《宣言》已成为殖民地人民为争取他们的自由和国家独立的纲领性文件。

联合国在去年底郑重地庆祝了通过这一《宣言》的第十五周年纪念。在这十五年中，好几十个亚非拉国家从殖民奴役下把自己解放了出来，满怀信心地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以平等的主权国家的资格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

主席先生，关于这一点，要请你注意最近几天来发生的不正常现象。最近，有一些地位很高的人，包括一位常驻联合国代表和一位国务卿，也就是说一位外交部长，企图歪曲苏联关于非殖民化的政策。他们无视真正的现状和普遍承认的事实，说苏联有侵略野心，声嘶力竭地叫喊所谓的苏联扩张，甚至无耻地诬蔑苏联，说它企图使非洲殖民化。

对于这些歪曲爱好和平的苏联外交政策的人，我们能说些什么？各位先生，小心啊^①，你们捏造反苏的谣言，不要因反苏而无地自容。所有客观而公正地协助苏联的一般外交政策——这是以和平共处原则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为基础的和平政策——和苏联的非殖民化政策的人，他们都在嘲笑你们，嘲笑你们的乱造谣言。

从殖民奴役下解放了自己的人民，他们非常了解也记得很清楚，阻止德国法西斯主义统治世界的主要力量正是我们这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当其冲的也是我国。他们非常了解也永不会忘记，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覆亡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澎湃浪潮，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已经解放的各国领导人对我们说：“我们永远感谢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如果没有苏联和苏联军队击败法西斯主义获得胜利，苏联人民就会变成奴隶，而我们依旧还是奴隶。”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是所有从殖民奴役中把自己解放出来的国家都一致承认的，就是苏联在援助和支持各民族解放运动为它们的人民争取自由和国家独立而进行正义斗争时，没有为它自己寻求经济的、军事的或其他的利益。苏联人民和政府的唯一衷心愿望就是看到这些国家和人民获得自由和独立。这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历史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掩饰歪曲的，不管他们是部长也好，大使也好，参议员也好。

法国代表昨天引述了苏联宪法的一个条款，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赞美。可是，他没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苏联幸运不是一个殖民国家，没有任何殖民地。因此，苏联宪法的条文不能用来替殖民统治的继续作辩护。我曾指出，在非殖民化问题上，苏联所遵照的是经苏联倡议而由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原则和规定。

由萨利姆大使代表一些安全理事会理事国针对目前安理会所审议的问题而提出

① 关于这个词应正确翻译为“注意”的事，请参看本记录英文本第151和152页的发言。

的决议草案，是与《联合国宪章》、联合国非殖民化宣言和联合国以前关于科摩罗群岛的决定步调一致的。这个草案的目的在保证这个年轻国家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苏联代表团准备支持这个决议草案。

苏联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个议题并就此问题通过一项决定，将会促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首先，我国代表团要象主席先生和秘书长一样，向危地马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危地马拉这次地震灾情惨重，伤亡很多，使它蒙受了很大的物质损失。

主席先生，我要诚恳地祝贺你出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们深信，在你的领导下，这个机关将成功地执行它的重要任务。我祝愿你在这项工作上，在日后你可能从事的任何其他活动中，都取得成功。

我以罗马尼亚代表团的名义，借此机会向我们来自坦桑尼亚的同事兼朋友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大使表示我们对他的敬佩和感激，并多谢他忠诚卓越地主持了我们一月份的会议，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特别忙的月份。

我国代表团是从罗马尼亚的原则立场出发来审议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我们的原则立场一向是：积极支持各民族为行使他们的独立和自由权利，为争取彻底解放而开展的斗争，并积极支持新近独立的国家为取得发展和进步而作的努力。

我们深信，《联合国宪章》的根本要义、联合国的基本宗旨就是要坚决支持这些人民的愿望。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旦一个非自治领土宣告独立，从前的殖民政权和从属于前宗主国的关系便应当彻底结束。事实上，这就结束了从前的殖民国家对所涉领土的全部以及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所具有的权力和其他特权。因此，新国家同包括前宗主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关系应以国际法规则为基础。只有国际法规则才能保证这个新国家享有独立自主的平等伙伴的地位。

科摩罗群岛已经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宣告独立。联合国大会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决定接纳这个新国家加入联合国。

无可疑问，科摩罗之所以能取得独立，部分是由于广大科摩罗人民表示了独立愿望。科摩罗人民的意愿，是以和平的方法，在管理当局的完全同意下，通过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全民投票决定的。全民投票在科摩罗全境进行。我

们认为，投票的结果和从而作出的决定对全部领土都有效。全体科摩罗人民就此在整个科摩罗领土行使了自决权。

结果，科摩罗取得了独立，成为一个领土完整的主权国家。当联合国接纳这个国家时，由很多国家提出的大会第3325(XXX)号决议明白地确认：必须尊重由昂儒昂岛、大科摩罗岛、马约特岛和莫埃利岛组成的科摩罗群岛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罗马尼亚是我刚才提到的决议的共同提案国之一。罗马尼亚主张尊重和忠实执行大会的这项决议。

安全理事会审议科摩罗国家元首的请求时，应当从科摩罗已经是一个在联合国里同其他国家享有同等权利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清楚明白的前提出发。因此，《联合国宪章》的所有原则，以及我们的组织的其他文书所定下的基本原则，对于科摩罗国自然都是有效的。科摩罗国应当享有《宪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保证。

换句话说，从一个新国家取得独立和被本世界组织接纳的时候开始，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在其他国家面前的地位和它的主权权利的是《宪章》的各项规定，以及国际法的其他基本原则。我们特别要提到《宪章》第二条。这一条奠定了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以及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原则。这些都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一再重申的原则。

在这方面，我只要回顾附于第2625(XXV)号决议后面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宣言》的其中一段，它说：

“每一国应避免采取目的在局部或全部破坏另一国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的任何行动”——我强调任何行动这四个字。

我们都知道，这个宣言是以其同意见通过的。当然，科摩罗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是联合国内最小的国家之一。但国际法不能对大小国家有不同待遇，不能使小国吃亏。国际法必须是单一的，平等的，对所有人民和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人口多少、地理处境或形式如何，都一视同仁。

简单地说，这就是我国代表团审议议程上的项目时的一些指导原则。我们相信，这些原则是普遍有效的，是必须遵行的。我们不得违背这些原则，不能加以

片面的解释，也不能因为属于国际法管辖范围以外的主观环境或实际状况而加以区别适用。

在这次辩论的过程中，科摩罗的代表和特别是我们来自非洲国家的同事都提供了足够的资料和事实，确凿无疑地证明，科摩罗群岛一向是一个在政治上和领土上统一的实体。现在，特别是在科摩罗按照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取得独立以后，任何国家、任何国际组织都无权对科摩罗国家属性提出怀疑。因此，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我们必须尊重科摩罗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联合国大会所要求的。

我们相信，作为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科摩罗有权要求安全理事会宣布赞成无条件地尊重它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要求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它的政治地位的行动。

各非洲国家在辩论中向法国提出呼吁。罗马尼亚代表团愿意同这些国家一起，呼吁法国把计划于二月八日在马约特岛进行的公民投票取消。我们深信，尊重科摩罗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本着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精神、秉承法国人民最优良的人道、正义传统，用友好的方式解决这个争端是可能的。

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载在 S/11967 号文件内，由贝宁、圭亚那、巴拿马、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

默里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让我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由杰出的美国代表主持我们的会议，我十分高兴。美国对正义、和平与国际合作事业的忠诚，一向是而且仍然是我们两国关系的基础。

而且，你个人非常能干，又努力工作，在政府和公共事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还有急智。我们非常高兴得到你来领导我们的工作。无论你将来做什么，我国代表团都希望你事事如意。没有你，联合国将失色不少。

让我也祝贺我的邻座，英联邦同事萨利姆大使。他以非凡的才干和毅力处理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事务。而且上个月是安理会长期以来少有的最繁忙、最困难的月份，我们完全有理由感谢他执行主席任务的方式。

在我谈到科摩罗问题以前，我们也要就危地马拉的地震灾难讲几句话。巴拿马大使昨天的话和秘书长的慰问电表达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向这次可怕的灾难的所有伤亡者的家属表示至深的慰问。我国首相已经向危地马拉总统发了一封个人的慰问电，并表示愿意提供危地马拉紧急服务所可能需要的任何救济援助或人道援助。

我国代表团最为留心和最感兴趣地注意了本星期关于科摩罗问题的辩论。首先，我必须说，过去我国和科摩罗的连系不多，但我非常高兴地知悉，坐在我对面的科摩罗代表在牛津大学接受过部分教育——的确，我希望这是最好的一部分。纵使有这个出色的例外，我们的接触仍然是令人遗憾地少的。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不热烈地欢迎新的科摩罗国取得独立，作为非殖民化过程的又一个步骤。我们祝愿科摩罗人民在塑造他们的新的前途时一切成功。

不过，在这次辩论中，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自决的一般性原则。若干发言人已经引证和讨论过了。我想它的重要性远超过我们在这里正在讨论的具体问题。

我国代表团公开宣布，我们作为一个遵行自决原则的管理国，作为一个象法国一样议会权力至上的国家的代表，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从这些考虑出发，我想探讨一下这次辩论当中提出过的若干问题。

刚才我说，英国议会权力至上。这是一个一般的命题，但它以同等效力适用于我们英国采用的使我国属地取得独立的程序。过去一年来在我们送交大会和二十四国委员会的若干通信中，载有我们宣布这个或那个领土取得独立的公告原文。这些通信里面往往有这句话：“须经议会批准”。我敢说这句话常常被人忽视了。把这句话写上去并不是无意义的或偶然的。联合王国的属地全是女王陛下领地的一部分。女王陛下领地的任何部分，在结束这种地位或脱离联合王国政府的统治之前，必须先由联合王国的议会通过一个法案。通常，联合王国议会和当时的政府对于非殖民化原则和需要引用这项原则使某些领土取得独立方面是有协议的。

但是议会有最后决定权，除非它宣布赞成独立，否则独立便没有法律根据。顺便说一句，议会议员——的确政府官员也是一样——特别关切属地中少数人因为独立临近而对他们以后的前景忧虑的问题。有时候，关切的结果是，在所涉领土政府的同意下，在它们取得独立的宪法中为少数人写上保证条款。有时候却没有这样做。本安理会一直强调，多数和少数都有它们的权利，谁也不会怀疑这点。但是政治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当然希望，在所有我们的快将独立的领土中，我们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和洽地协调当地的意见和分歧。

法国和坦桑尼亚的代表在第一八八六次会议上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里的代表团代表其政府的程度问题。法国政府直到一九七四年还明白表示支持科摩罗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这的确是事实，我们相信法国诚心这样做，而我们又注意到法国大使说法国无意把马约特岛置于其宪政体制内。但是法国政府的政策须经法国议会批准，而对于这件事，法国议会还没有这样做。我很能了解坦桑尼亚大使和其他发言人的意见，但很明显的，意图和承诺是有分别的，在法国政府能够作出这种承诺之前，必须先取得议会的授权。

我们还非常注意地听取了在安理会上发表的关于适用自决原则的意见。不用我说，我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这项立场。我们不仅是这么说，而且也这样做了，这里有三十五个从前是英属地的代表团便是证明。我们相信，任何属地，不管人口多么少，领土多么小，都有权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前途，不论他们选择独立、并入管理国还是与另一个国家结合起来。我们将继续坚持这种论点：我们的所有领土，不论是群岛还是大陆国家，不论其种族组成或地理位置如何，都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前途。

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余下来的小领土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群岛，特别是小岛屿，往往会被隔绝于世界潮流之外，怀疑一切，甚至对它们的近邻也是疑心重重的。例如，当二十四国委员会的一个访问团去年到蒙特塞拉特岛的时候，

明显地发觉，蒙特塞拉特岛人比较担心的是他们同加勒比邻国的关系而不是他们同联合王国的关系。两年前，该委员会的另一个访问团在埃利斯群岛督察了一个关于与吉尔伯特群岛分离的公民投票。顺便提一句，现在分离已经生效了。埃利斯群岛居民承认，在经济上来说，分离对他们没有好处，但他们觉得与他们的邻居吉尔伯特人不同，当独立快要到来的时候，他们对前途十分担忧。的确，离独立或自决日子越近，岛与岛之间的局势往往越紧张起来。

我不相信联合国对这些问题有现成的或普遍适用的解决办法。就在去年，我们还在托管理事会极力主张巴布亚新几内亚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取得独立，任何肢解它的企图都是无理的。我们当然会尽力使我们的属地作为一个整体取得独立。但我承认，有些时候，我们失败了。一九四七年，我们在印度次大陆失败了。我怀疑现在会有人说，当时维持次大陆的统一，在政治上是可能的。在别的地方还有一两次失败，但可幸总的来说我们是成功的。我们了解并同情非洲国家一心想全部接收殖民地版图的正当愿望。

在将这些一般考虑适用于我们面前的问题时，我们了解到局势是复杂的。我们十分了解，科摩罗政府强烈认为，既然他们取得了独立，就应当保留从前殖民地的疆界；但我们也同样了解法国政府必须依循宪政要求的程序。我们恳切希望两个政府之间的不幸分歧，可以由双方继续谈判予以解决。我们注意到昨天法国大使的发言，说他的政府将不遗余力地去恢复和谐的局面。我们希望可以找出若干公式来，让四个岛之间以前存在的联系，将来也能够以某种方式存在下去。只有采取灵活的立场，友谊和合作才能恢复。两个政府的代表都曾经告诉过我们，这是他们所希望的。

实质内容就这么多了。不过，在结束以前，我觉得至少要就苏联代表马立克先生的发言讲几句话。马立克先生对事情有他本人的看法，不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还是正在安哥拉发生的事。就我而言，事实是明白的。古巴士兵装备了极为精良的苏联武器，在非洲杀戮非洲人。他们横渡大西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主席：我要特别多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金沢正雄先生（日本）：主席先生，首先，我高兴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这个月主席的职务，我祝你一切如意。我相信，以你的卓越品质，你一定会开明地和有效地引导安理会完成其任务。主席先生，鉴于贵国政府和日本有着深厚友好的关系，看到你担任主席我就感到特别高兴。我希望通过贵我两国政府在联合国内外的密切合作，这些关系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我也希望对安理会一月份主席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萨利姆大使所取得的可喜成就表示敬意。萨利姆大使发挥了作为一个主席人才和谈判人才的全部才能，努力为安理会成立以来所碰到的最困难和错综复杂的一些问题寻求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这些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谈到我们目前面对的问题。日本代表团注意到下列事实：科摩罗群岛人民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自由表达了他们的愿望，他们绝大多数赞成独立。

我们对法国政府为确保科摩罗群岛的非殖化所作的坚决承诺和努力表示欣赏，这使得科摩罗人民能够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行使自决权利。

可是，我们对后来发生的影响到科摩罗群岛的种种事件感到既困惑又关切。的确，我们曾经希望看到法国和科摩罗之间关于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会谈会有圆满的结果，以便调和一九七四年公民投票后所产生的歧见。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有关双方的会谈没有就群岛之中一个岛屿的前途达成协议，而且会谈也中断了。

尽管双方还没有取得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可是，法国政府却在计划于星期天在马约特岛上再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遗憾。我们仍然希望双方将会取得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科摩罗国强烈地反对这次公民投票，认为这无异是抹杀了广大科摩罗人民谋求群岛的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愿望。我对法国政府现在面临的宪法困难很了解，但是我更强烈地感到科摩罗人民的愿望必须受到尊重。

考虑到对所涉及的非常基本的原则的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在双方还没有取得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认为法国政府应当同科摩罗政

府恢复会谈，以便调和它们之间的歧见，并就马约特岛的未来地位，取得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同时，如果法国政府在它同科摩罗的会谈还没有取得结果之前，中止在马约特岛举行公民投票，也许会有助于取得一个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吁请有关双方，尽快恢复谈判，并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就引导谈判迅速取得我们大家期望的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的措施和原则，作出决定。我国代表团也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够采取适当措施以便使谈判迅速恢复。

秘书长在给危地马拉总统的电文里对危地马拉由于不幸的地震所遭受的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表示同情；他的电文也表达了我们的心愿。最后，我们向危地马拉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深切的同情，并通过他，向危地马拉外交部长转达我国政府对危地马拉政府和人民的同情。

主席：我感谢日本代表对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芬奇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二月份主席的崇高职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我们深信，在你的指导下，安理会将象这个月开始以来那样，继续有效地和迅速地进行工作。我国代表团实在很高兴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会同你充分合作。你代表的伟大的国家同意大利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无论你将来在学术界或是再次在政府机关中选择了什么样的事业，我们都祝你前程美好。

我也愿同其他代表一道，向前任主席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代表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大使表示他应得的感谢和祝贺。正如我在他接掌工作十分繁忙的那个月的主席职务时所说过的，我们的确很幸运，有我们这位聪明能干、道德高尚的同事萨利姆大使来主持那个月的会议和工作。我们将记住他的卓越表现，我们相信大家都很感激他。

主席先生，在谈到安理会正在辩论的问题之前，我愿同你和前几位发言人一道向悲惨地受到惨重震灾的危地马拉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我要向这个拉丁美洲的友

邦重申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已经转达给危地马拉国家首脑的兄弟般的和休戚相关的感情。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我有机会在安理会第一八四八次会议对接纳科摩罗国为联合国会员国的问题进行表决时，向科摩罗群岛政府和人民表示亲切友好的欢迎。我还表示，我们相信象科摩罗这样一个拥有从非洲的精神和伊斯兰教的信仰中承继的宝贵资产的国家，必定能够为实现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同一场合，我也对法国协助这个新诞生的国家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努力表示赞赏，同时我也表示出我们对法国民族热爱民主的传统的信任。

关于巴黎政府和莫罗尼政府，那时仍然遭遇到的法律困难，我曾表示我们相信它们将能找出最好的解决办法，来解决困扰着它们的问题。

既然在这两个国家之间似乎悬而未决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在这里愿意重申这同一个信心和信任。我们细心地注意这场辩论，聚精汇神地倾听所有发言，特别是科摩罗国代表奥马尔·阿卜达拉大使的发言。他的发言给人相当深刻的印象，不但因为内容很有份量，而且他也表现出可作楷模的责任感和适中的态度。我国代表团从所有发言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没有一个发言人对法国的真心诚意表示严重的怀疑。正如在我右边的杰克逊大使说过的，法国有光荣的非殖民化记录。这个记录也是得到大家承认和赞扬的。既然如此，我很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参与这场辩论的人能够通情达理到可以公开澄清关于其本国宪法问题的程度，就象路易·德吉兰戈大使作过多次的那样。我恐怕有许多会员国，如果不是所有会员国的话，会对这种干涉——非法干涉——它们的国家主权和国内管辖权的问题，加以驳斥的。

基于这种假定，我们认为对指导非殖民化过程的主要原则采取一种呆板的近乎教条式的立场非但无益，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为了避免产生任何误解，我要赶紧说明我国尊重并完全支持这些基本原则，我相信我们在这方面的记录是清白的。我的意思是这些原则应当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来设法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但是不能拿这同一问题来检验对这些原则的解释是否正确。在这个场合更是如此，因为在安

理会早先讨论的几个问题中，一种互谅互让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讨论的结果。对非洲和亚洲的邻邦有益的，就应该对这件事也有好处。

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因马约特岛问题而引起的对立状态看不出有任何意义，也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在这里应当谋致的，倒是所有科摩罗岛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看来，这些人民的利益，需要某种切合实际的协议，安理会应当提出并支持这种协议。

其实我们相信，有足够条件使有关双方达成切合实际的妥协，而无需动摇基本原则；当然，这些基本原则还是必须坚持的。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在每一个场合一次又一次地阐明这些原则是不是必要的、或明智的。请允许我指出，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在这个阶段，似乎仍然存在着充分的一致看法，足以实际解决这个问题。

考虑到法国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极好记录，我想这里没有人会认真相信在一九七六年巴黎还会为了一些秘密的目的，而有意拖延它对马约特岛的管理任务。让我们面对现实：没有一件事可以构成一个理由，使法国愿意支付同它在马约特岛上的固定移民点不成比例的费用。与此相反，我们发现法国政府有真诚的愿望来面对其国内的责任以及其对国际大家庭所负的责任——一方面，根据宪法行事；另一方面减轻马约特岛居民目前的经济困境或忧虑。不管这些动机多么有理，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我们大家还是主张在科摩罗群岛的问题上不要制造不必要的争执或者利益上的冲突，因为这些争执或冲突可能导致无法预料的和不幸的后果。

我们认为，我们必需做的是，协助科摩罗人民取得该国的领土完整和充分的政治独立。问题是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来作到这一点。本人的愚见是只有通过切实可行的有建设性的办法，而不是任何其他途径，才早日使所有的科摩罗群岛的人民，包括马约特岛的居民，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安居乐业。对原则的尊重，如果是出于抽象的不联系实际的方式，不论多么挖空心思，都不能加强这些原则，甚至可能会削弱它们的实际效力。我想，大家在作出决定以前也应当牢记这一点。

由于我刚才提到的一切理由，如果将S/11967号文件内载的五国决议草案付诸表决，我国代表团将不能予以支持，虽然我们同意它的目标和主要愿望。萨利姆

大使在代表提案国提出这个提案时，已经雄辩地强调指出这种目标和主要愿望。

最后，我国代表团觉得，安理会的首要任务仍然应当是以科摩罗人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地理上的一切需要来协助他们发展国家的独立和地位。因此，我们要吁请所有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方面，友好合作以实现这个目标。与此同时，我们觉得，如果安理会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辩论，同对其他问题的辩论一样，将会受到更大的重视。我们相信，它的声音就会更容易得到科摩罗群岛和法国的听从。

主席：谢谢意大利代表对我的夸奖。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请原谅我再次要求发言。我们的有学识的同事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一两个看法，激起了我的一些想法。我想我应该将这些想法告诉他和在座的其他同事们。

在这样做之前，请允许我同前几位发言人一道对危地马拉人民受到大灾难的袭击表示我国代表团的震惊和同情。我要代表我国说，不管我们的能力多么有限，我们随时准备在这个时刻援助他们。

默里大使刚才发了言，我好一阵子才领会了他的话。他说：“如果英国议会不采取行动，独立就无法达成。”

我们是否可以说，有时我们对议会程序和宪法细节课已经上腻了。我想英国确实应该感到骄傲，它的三十五个前殖民地、保护地和徒弟们在这里成了独立主权的会员国。巴基斯坦实际上是摆脱英国统治的第一个国家，二十四小时后印度也照做了。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在极有秩序的、友好的甚至是文质彬彬的情况下发生的：议会的正式法令、乐队、宴会、游行，应有尽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默里大使对历史的这种纯粹形式主义的看法，严重地歪曲了历史。其实，无数的人在监牢里渡过了许多岁月，许许多多的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英国人在二百年前，来到南亚次大陆，接掌了莫卧儿帝国。一八五七年爆发了第一次独立战争，到现在英国还是把它看成“印度叛变”。我们一贯地同他们进行斗争，正如我说过，这些斗争或多或少是以文质彬彬的方式来进行的。

我们对于同他们的交往并非全然感到不高兴，但是当他们离开时我们确实感到更高兴了一点。由于我们的关系具有这种矛盾的性质，因此这种关系便持续了下来，至少一部分保留下来。

英国代表认为他们在南亚次大陆失败了，认为他们没有能维持次大陆的团结。对此，我确实感到很抱歉。其实，他们的失败正是我们的胜利，因为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便不会坐在这里代表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了。

诚然，英国确实反对过巴基斯坦的建立。我国人民曾经同各式各样的反对意见，包括联合王国的反对意见进行斗争，以便通过自决来取得国家地位，而我们成功了。我认为我们已经就这些问题同英国握手言和了；我们甚至留在英联邦一阵子。但是如果默里大使想在其他时候，不是在今晚也不是在这个讲坛上畅谈这些事，我们是乐意奉陪的。

主席：我敢说，不管巴基斯坦代表生活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他都会成为那个国家的杰出大使。

默里先生（联合王国）：我现在只想说，当我的学养丰富的工作人员起草我的讲词，包括那些历史上的类似事件时，我万想不到这会引起我的同事讲了这些有趣的话。这些话使过去某些事件更加清楚明白，并且对我们很有启发，引起我这个在他的国家愉快地渡过许多年的人的怀乡之情。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

关于他在开始时说的那一点，我的看法并非如他所引述那样。我说过的是：

“但是议会有最后的权力，除非它赞成独立，否则独立便没有法律根据。”

（上文，英文本第 48 页）

我用的是“法律根据”这个名词，这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不时听到一个叫做罗得西亚的领土，它很想自己是个独立国家，但是由于英国议会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所以我们认为它的独立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主席：我敢在两百周年的今年说，我相信我很荣幸地代表另一个没有及时得到英国议会批准独立的国家。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英国代表对苏联所作的不良的抨击，我愿发表一些意见。

我在不列颠做了大约七年的苏联驻英大使。最后我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的确深深相信，英国的保守党如果有机会卡住我们的脖子，他们就会一直卡住不放。但是，那时我以为，促使对苏联抨击的仇恨只不过是保守党一党的特征而已，现在我才了解，这种抨击却是工党政府官方代表所害的癌症。

对苏联所作的不良的恶毒抨击的确是一个癌症。许多英国统治集团的代表都害了这种病，最近，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对苏联所作的敌意抨击，再度证实了我这个印象。

是谁在安哥拉屠杀非洲人？正是同英国人想法相同的英国友邦——南非种族主义者。现在杀人的正是他们这些人。英国代表对此却保持沉默。我无意替古巴人回答。杰出的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一直在这里，他可以就英国代表对古巴的抨击为自己辩护。

是谁在安哥拉帮助南非种族主义者？是谁在组织和派遣国际杀人匪帮的特遣队，即所谓的雇佣兵、志愿军和佣工？是伦敦。根据美国报纸，伦敦是组织这帮雇佣兵的地方，他们要屠杀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安哥拉人和安哥拉的爱国志士。他们帮助了谁呢？他们帮助了安哥拉的卖国份子，当然也帮助了南非种族主义者。这些人才是继续在安哥拉进行杀人战争的人。帮助反政府分子是英国的一种习惯。

我们记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内战期间，英国帮助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即沙皇的将军们如科尔沙克、杰尼金、尤杰尼什之流，这些人并不代表苏联人民。现在，伦敦成了组织专供派出同安哥拉人民作战的国际杀人犯的大本营。换句话说，早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后的那年开始的老传统，现在还在继续着。英国的这种干涉行径，我们知道的太清楚了。这些就是现在企图屠杀安哥拉人的人。

在那些年代里，帮助我们的是英国的工人阶级，他们向保守党政府说：“不得干涉苏联！”这是一项决定性的行动，阻止了英国帝国主义进一步干涉我国的事务，我们希望英国会出现抵制运动，告诉现政府：“不得干涉安哥拉，不许再屠杀安哥拉的爱国志士，不许再派遣成批的国际杀人犯和雇佣兵到安哥拉去继续屠杀安哥拉人。”

就苏联而言，我们坚决支持安哥拉人民尽快享受他们为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的成果；坚决支持安哥拉人民开始为自己建造一个以自由、独立和社会进步为基础的新生活。人人知道，在安哥拉问题上，苏联所采的立场的基础是一贯地支持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国家。

许多年来，在安哥拉爱国力量为使自己的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所进行的斗争方面，苏联一直向他们提供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

苏联忠于自己的国际义务，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政府所提的请求——我强调请求这点——采取行动，给予必要的援助，以维护它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这就是当前的事态。我们曾经指出，苏联在安哥拉既不追求经济和军事利益，也不追求任何其他利益。苏联没有在安哥拉投下几十亿的投资，我们无意掠夺安哥拉或安哥拉人民的自然资源。

我们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合法政府提供的援助和支持，源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原则立场，完全符合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殖民化的各项决议，而这些决议是英国投票反对的。

南非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势力和他们的雇佣兵，在安哥拉直接进行军事干涉，这些雇佣兵从外国的情报机构收到或明或暗的援助。帝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不甘心丧失象从前一样地掠夺安哥拉自然资源的机会，现在正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亲他们的政权。

解决安哥拉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个主权国家停止外来的武

装干涉。这将使安哥拉人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帝国主义的宣传把干涉和提供援助这两项概念混为一谈。

正象在十月革命后的一九二〇年代干涉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内政一样，由伦敦以雇佣兵形式派遣成千上万的国际匪徒和杀人犯，就是一种干涉的行径。可是，应安哥拉合法政府之请而向它提供援助，却是对安哥拉的爱国志士提供国际援助，他们为争取自己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正在进行英勇无私的战斗。

这就是关于安哥拉的局势，不论英国代表如何捏造撒谎，都不会有助于歪曲或掩盖这种事实的真相的。

默里先生（联合王国）：对安理会来说，只有一个女王陛下政府，这既不是保守党政府，也不是工党政府。我在这里代表的是女王陛下政府。让我向马立克先生保证，女王陛下政府绝对无意卡住他的脖子，我国政府尽可能重视同苏联的良好关系。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同意那个伟大国家各方面的政策。

苏联大使把他一部分发言的时间专门用来讨论雇佣兵的问题。我们承认，有若干来自我国的好事之徒插手安哥拉的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鼓励。我要说的是，几个好事之徒是有的。

在我面前有一份恩纳尔斯先生最近于二月四日，即前天的一份发言，其中他说：

“关于在本国招募雇佣兵的事，我要把以下两点弄得一清二楚：第一，英国政府毫无保留地谴责派遣英籍雇佣兵到安哥拉的行动；第二，我们坚决促请所有打算采取这种危险的和搬石头砸自己脚的行动的人，重新想想。

卡拉汉先生已经在议会里对这些兵痞子冒险家的行动，表示遗憾。重要的是，国外的人应该了解，这些人是不顾英国政府的政策而莽冲瞎撞的。我们谴责对安哥拉内政的一切形式的外来干涉。英国的目标是扑灭安哥拉的战火。建立一个代议制的政府。”

恩纳尔斯先生在他这次演说的最后部分，重述英国新闻界所报导的一名前英国皇家空军军士提出的劝告。是从安哥拉回到伦敦的这名军士说：“我希望任何打算前往安哥拉的人都会听我的劝告，那就是：不要去！”所以，这反映了英国对雇佣兵的正式态度。

至于马立克先生其余部分的发言，我认为他对我关于使用苏联武器屠杀非洲人的主要之点，谈的相当不够。不过，我希望，既然我已向他保证我曾仔细地听取了他的发言，他应不会因这个相当温和的意见而同我争论。

主席：我现在要行使我对苏联代表所作发言的答辩权。我向发言人名单上其余的发言人保证绝不会让他们久等，主要是因为苏联大使对这件事一再发言我才发言的。当然，我现在是以美国代表的身分发言。

不过一小时以前，马立克大使在安理会所用的语言，把我们带回到冷战时代最冷酷的日子……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程序问题。

主席：请苏联代表发言。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如果我没有弄错，安全理事会现在正讨论科摩罗局势的问题，因此，主席先生，你起码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谈起。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大使先生，我要以最严肃的语言说，在你的指引和倡议下，我们已经从讨论科摩罗群岛而联想到了古拉格群岛。我们又回到了使用恐吓的语言和威胁的语言的日子。

有人说，本代表和我国国务卿“无耻地诽谤苏联，说它打算使非洲殖民化”。
“小心！”^②有人告诉我们说，当心你的“反苏谎言”！现在，各位先生，关于

② 见本记录第 37 页的注解。

本大使，那位大使可以象你们之中任何人一样说他要说的。不过，不要擅自用这些话来说我国国务卿。不要用清算审讯的言语向国务卿说话。我们是不怕吓的。我们不怕。我们不会“小心”。我们根本不在乎。

我们在这里是要讨论科摩罗，我们设法用一种法律的语言和有礼的语言来进行讨论，并且设法寻求解决的办法。我们发现一边是科摩罗人民的明确期望和权利，另一边是法兰西共和国明显地努力适应这些愿望和权利，我们卡在两者中间。芬奇大使曾经谈到过法国的善意和诚挚的意图。我不妨只提一下法国显而易见的善意和诚挚的意图。象我几位同事曾经指出的，阿卜达拉大使用一种最博学的、最具说服力和理解力的话向安理会发言。突然在这种气氛中使用了清算审讯式的语言，使用了威胁和恐吓的语言。可是，发言的对象却不是那么容易被吓倒的人。

我们不只是回到冷战时代最冷酷的日子。我们发现我们所处理的问题，是一个把我们带回到殖民主义时代最冷酷的日子的日子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真相是在非洲，我们所面临的是最后一点点非殖民化工作；只剩下一小块地区了。可是突然间，本世纪第一次，一支欧洲军队又出现在非洲了。

象联合王国代表所说的：“就我而言，事实是明白的。古巴士兵装备了极为精良的苏联武器，在非洲杀戮非洲人。他们横渡大西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蓝眼睛又回来了，拿着欧洲人的武器，怀着杀人的意图。如果不是要再使非洲殖民化，那支外国军队在那里做什么呢？

现在，安理会的各位先生们，我们或许太精明地避免了处理这个问题。我国政府没有提出这个问题，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苏联政府。苏联大使谈到关于其他国家所声称的意图。他谈到他们希望“掠夺”安哥拉的资源，安哥拉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我对它的确知道的很少。

好了，“掠夺”这个字唤起了两个星期前的一段回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总统谈到“掠夺的老虎同它杀人的幼虎”。现在，你们想想看卡翁达总统心目中

的那头老虎是谁？它的幼虎又是谁？在这间会议厅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如果没有别人提出这个问题，最后也不是美国的责任来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你们大家都知道，安理会各理事国都知道，当卡翁达总统谈到掠夺的老虎和致命的幼虎时，他指的是谁。如果安理会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那就随它去吧，并不是美国主动要这样做的。但是，各位先生，请爱护美国国务卿的令名。我决不让他在这个议席上任受早就消逝的和摆脱得干干净净的那一代的斯大林主义式的侮辱欺凌。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在欢迎美国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曾说过这是他最后所弹的高调了，我们刚刚都听到了。

我认为，美国代表误解了我的发言，这是可以念出来的，其中根本没有威胁的字眼。我曾强调说，你应该当心由于你诽谤苏联在试图使非洲殖民化而使你陷于可笑的境地。我说过，由于你这种反苏的谎言，你将成为人们的笑柄。

我没有点过任何人的名。但是讲过那些话的人其中有一个自己点了自己的名。好了，这毕竟更弄清楚了他是谁。我说，这类人是身负要职的人，他们是部长，是要人，他们歪曲苏联的政策。美国代表的发言证实了，这是一项目的在于歪曲苏联关于安哥拉问题的立场的政策。这种情形还在继续发生，这和美国代表屡次在这里歪曲事实属于同一性质。

我对联合王国代表的抨击所作的答复也完全同对美国代表的发言所作的答复相关。苏联现在并未干涉安哥拉内政，苏联只是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正当的援助。这就是向那些为反政府而战的人和向南非种族主义者提供的偷偷摸摸的援助方式，同通过向安哥拉共和国合法政府提供的援助所采取的公开的、诚实的和正当的行动之间所不同的地方。这是主要的和基本不同。但是，为了惹事生非，有些人正试图歪曲苏联所采的实质立场。

我提请注意我发言中的这一点。我没有点任何人的名。但是我们究竟能做

些什么呢？ 我不愿引用一句可能很不恰当的俄罗斯格言，我们常说：“帽子大小合适”。 如果帽子合适谁，谁就戴上。 我决不点任何人的名，我再一次劝告那些歪曲误述苏联关于安哥拉问题的政策和立场的人：小心！各位先生。

我不是把它当成一种威胁来说的，只是把它当成一句忠告来说的。 你们歪曲苏联的立场和政策的将成为人们的笑柄，你们将成为轻蔑嘲弄的对象。 我们非洲友人告诉过你们这点，因为他们看清楚了事情的本质。 他们知道是谁事实上正在从事干涉；是谁正在资助和提供飞机、补给品、杀人犯和国际暗杀者——顺便提一下，不仅仅来自伦敦而已；是谁用武装部队帮助南非政权侵略安哥拉领土；而又是谁在全世界亿万只眼睛前面公开地向安哥拉的合法政府提供诚实的援助？

这就是根本的不同之点。 我想，在这间会议厅里，人人都十分了解这点的。 我们的主席为转移我们对这项基本事实的注意力所作的任何努力是决不会成功的。 莫伊尼汉先生，请不要试图这样作吧。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马达加斯加代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按照惯例，我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祝愿你担任本月主席任内取得成功，并通过你，传达我们的谢意，感谢安理会理事国邀请我们参加对我们面前问题的讨论。

自从科摩罗群岛宣布独立后，科摩罗政府当局至少有四次提请本组织注意一些事态的发展，这些事件无疑无助于这个新国家充份行使它的主权，以捍卫它的独立和保证它的领土完整获得尊重。科摩罗一再向本组织求助的行动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它们的确表现了科摩罗人民切望以和平的方式和基于国际的道义来应付前管理国的挑衅行为，这个前管理国的看法根本不符合历史的新要求，但是为了逃避因此而产生的挫败，它似乎很喜欢求助于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伎俩。

他们一开始就使出选举的手法，表面上看来好象没有什么，但骨子里却暗藏了片面解释的可能性，因而违背科摩罗人民所得到的重新保证。实际上，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74-965号法律规定由科摩罗人民组织公民投票，并明白指出投票结果应按选区分类，这种程序是正常的，因为，科摩罗领土是按四个主要岛屿划分为四个选区的。科摩罗当局最初由于这条法律的名称和由于其中有法国议会可以就公民投票发布意见的规定，因此，不大愿意接受提出的办法，但是后来还是勉强接受了，因为，它一心认为，这样做就可以根据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五日共同声明第4段的规定保持科摩罗群岛的独立。

再者，法国海外领土事务部国务秘书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分别在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和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就征询民意法投票以前的声明中，向科摩罗政府作了正式保证，指出法国打算承认科摩罗人民的同一性和共同命运，并保持一向为群岛特色的统一性以及尊重它的领土完整。

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强调，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法律尽管写得很不完善，但依然忠于这些声明的精神，因为，法律内容根本没有规定要逐岛审议征询民

意的结果。最后结果是根据全部结果来决定的，而各个选区的投票结果只是用作参考以便于选举委员会与负责选举的官员对选票进行分类。

因此，科摩罗政府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满以为可以渡过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五日共同声明所订下的过渡时期，但是，法国的第一个挑衅行动就在这时发生了，那些不顾一切要使法国人留下来的人不但不严格和忠实地遵守官方公布的结果，同时更企图从刚才我提到的各个选区的投票结果中找出口实，以便再一次解释他们为什么对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全民协商结果和共同声明的基本原则表示异议。

在科摩罗领土的独立问题上，这种挑衅行动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第75-560号法律中发展到最高的形式。在科摩罗领土快要独立时，管理国就提出了新的条件，这些条件在共同声明宣布时并不存在，更不用说在颁布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74-965号法律的时候了；当时，领土仍然是被看成一个整体的。

根据这条法律，宪法草案必须逐岛通过；因此，各区域单位的权利和利益的维护和确认就变成在宪法上保证了各个岛屿的政治和行政独特性；再者，这条法律是由法国议会一手制定的，但是在过渡时期，它已不应再干预科摩罗制宪大会了。

为了达成协议，科摩罗当局同意建立一个和法国一些机构保持着有机或合法关系的制宪委员会，但是，他们并不同意下列政策：即表面上装成很尊重宪法形式，但骨子里纯粹是为了把当时只属行政分裂的局面搞成政治的分裂，从而破坏一个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难怪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也就是这条法律颁布以前，科摩罗议会就曾以三十票对二票，七位代表缺席——其中包括五名马约特选区的代表，否决了法国政府的提案，并通过一项决议，专门针对在独立后而不是在独立前制定和通过宪法草案的问题提出了四点意见。

议会的这条法令完全受到忽略，虽然，根据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有关领土个别组织的第68-04号法律的规定，这条法令绝不得危及国防和对外安全，在过渡

期间内。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属于法国的范围，但却不是只有它才能管的。就在科摩罗有关当局正式否决了关于独立的法律后的第四天，法国颁布了这条法律，这是法国第二次公然挑衅的行为。

因此，不应当使安理会有这种想法，以为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的法律已经订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而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领土宣布独立的行动则违背了这个单方面制定的办法。

法国的第三次挑衅行动是自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以后，它在独立的科摩罗的不可分割领土，马约特选区安插了一名法国政府的代表，它又怂恿该选区当局驱逐了二千名科摩罗人，奇怪得很，这个数目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征询民意表决中不支持马约特人运动的百分之二十刚好一样。

有人说法国对科摩罗宣告独立表现得很沉得住气。但是，当我们看到法国当局采取大有问题的非法行动继续占领部分领土；当它采取军事防卫安排以阻止合法当局在那里行使权力；当它激励鼓动马约特人发挥特性，以至于对法国人而言，分裂该领土竟成为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时，我们可以看出法国并不真正镇静。

独立已经宣布了，国际社会也已承认独立及于该群岛的四个岛屿。就算法国还没有承认这个独立，在国际上，即使仅仅由于宪章所要求的最正确、最为人接受的道义义务，联合国任何会员国也不能否认这个独立的法律效果。

因此马约特岛从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起就不再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领土了。如果它还是法国领土，那么至多也只能按照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第 68-04 号法律来管理，但这是站不住脚的假设，因为自从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五日的共同声明签署以后，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认为那项法律已经作废了。法国想要用三十九位代表中五个代表的行动，和整个群岛内不到百分之五的投票人所表示的意向，来作为法国所采立场的借口。在达成科摩罗群岛自决方面，我们不能让国际社会被说服，接受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 75-1337 号法律，以为它能够代替科摩罗人民宣布独立时所作的主权表现。

持这种论点就是法国的第四次蓄意挑衅行动，说它蓄意是因为就在谈判中止之后两星期，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法国当局就已公然表明它意图分裂科摩罗领土，以便赋予马约特人一种地位，这种地位甚至可能连地方自治的目标都不顾了。

我刚刚详细说出了法国政府对科摩罗人民犯下的四次严重挑衅行为。只有极能容忍或看事不清的人才会看不出那些破坏科摩罗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行为是一种比武装侵略更糟的侵略，因为这种侵略的形式更阴险更容易用虚假的法律和历史理由来掩饰。

这就是法国宣布愿意在马约特尊重自决原则的表现办法。但是法国吹嘘的自决，不是我们从第 1514(XV) 号决议所载《宣言》或从联合国的作法和法理中所了解的自决。我不想回顾法国周围某些区域的例子，我只想说一说我国在一九五八年九月的经验。当时百分之七十八的马尔加什人投票赞成法国政府所提就当时殖民领土的前途举行公民投票的提议。反对票和弃权票只占赞成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有些选区全部投反对票。然而，尽管当时马达加斯加各省分权，法国并没有考虑这些分离票，并没有利用由此产生的分歧结果来决定任何特定选区的前途。只有全部投票的总结果受到考虑，因为除非尊重最基本的民主原则，自决只是空话，而且是很容易被不负责任的冒险家利用的危险武器。

为了不计代价满足少数人，法国甚至不顾多数人正当合法地表示的愿望，由于事态的离奇变化，多数人竟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权利既不被承认又不被尊重的事实。

法国代表团企图怀疑科摩罗群岛的同一性，大事渲染各岛的独特性，并说该领土的统一根源于为行政方便而作的安排。对这种怀疑的答案非常清楚；就是许多代表团引述过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所作的答复。我不认为法国最高当局所说的这些话，还需经由议会认可才能完全适用于目前情况。

没有人想否认，远自一八四一年起，马约特岛就有法国势力存在，在那以前还有别的势力存在，其中包括马尔加什势力。但是也应该老实承认科摩罗人有独特

的民族性，即使在部分自治、内政自治的政权下，科摩罗人也经常申张他们的民族性。由于非洲人、亚洲人、阿拉伯人的贡献，远自第八世纪起，这种民族性就逐渐形成了。顺便提一提，马约特岛上清迪尼的清真寺有一块石碑，上刻日期为回历八三四年，也就是公元一四五五年。

有人争辩说，法国的这一切行动并不是为保护任何特殊利益。我很遗憾地说，我不同意这种意见。科摩罗群岛位于莫桑比克海峡进口，是印度洋西部的战略要地。

关于以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三个缔约国，就是联合王国、美国和法国，会不会作出特别安排以控制世界那个地区一事，由于没有充分证据，我们愿意假定法国无过。但是有两项事实是不容否认的：第一，科摩罗位于油轮航线上，如果改采经由马斯卡林群岛和马达加斯加东海岸的航线，不但比较危险而且费用大增；其次，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法国海外领土部国务秘书曾在法国国民议会上提到设立法国海军基地的可能性，这个基地不是设在马约特主岛上而是设在该选区首府藻德济小岛上。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完全符合法国防卫留尼汪岛和确保这个法国属地海空交通的需要，在那里卵石角的形势无法建立海军基地。

谁都看得出，马约特问题盘根错节非常复杂，这一小块地方的紧张加剧必将对整个印度洋区域造成影响，而我们已经把印度洋宣布为和平区了。科摩罗领袖十分恰当地说过：

“如果法国想保有马约特，它可以占有该岛六个月，但是它会失去科摩罗及其非洲友邦的友谊。”

联合国不能背离它已制定的关于科摩罗的规定。科摩罗国可以引用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特别是第1514(XV)号决议中的《宣言》，和第3161(XXVIII)号、3296(XXIX)号、3285(XXX)号决议。

科摩罗国要求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受到严格尊重，并要求前管理国最高当局无阻碍地实践它为此而作的承诺。

科摩罗国希望安全理事会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尤其是法国——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采取行动确保在该地维持和平与安全。

安理会已听取了有关各方的发言，权衡了各方论点，加以拒绝或接纳。现在要由安理会理事国来决定科摩罗国提出的控诉是否有充份理由；要由你们来决定采取什么步骤以维护局势并允准科摩罗的请求。显然，你们将必须按照你们认为最适当的方式去维护和平，保障一个会员国的主权，运用没有人能否定的原则，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土不容侵犯，不管它是不是受到别国军事占领；不得采用强制手段来破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统一；任何部分或全部破坏一国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企图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取消一些法律要比建立一个国家容易得多，更何况这些法律还违反了客观实际，目的在维护一些持久性和有效性都很成问题的特殊利益。如果我们曾按照法国海外领土部国务秘书早在一九七四年声明的看法行事，也就是说承认马约特问题是科摩罗的内政问题，那么目前的马约特问题根本不会发生。客观地说，我们不能把发生矛盾、缺乏了解、完全改变意见的情况说成科摩罗当局的责任，因为甚至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以后，科摩罗当局还重申愿意尊重马约特岛的特性，尽可能给他们自治权力。

现在科摩罗向安理会并向我们求助，请求我们协助他们维护独立，这就非常真切地表现出他们具有独立的民族性，而这正是法国新老殖民主义势力以虚假的普遍性原则为借口，并且最起码是完全无视科摩罗的客观实际，而始终否认他们具有的民族特性。现在要由我们来协助他们了，只有这样做才合乎正义。

主席： 我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 主席先生，传统的规矩是不从大国之间物色大会主席的，我真的认为，自从你加入联合国以来，我们也没有违背这个规矩，但是我们却因此而失去了机会。 我这样说是因为自从阁下担任安理会主席以来，我们都对你在主席职位上的沉着庄严的态度，表示惊异。 当你主持这一国际大家庭的时候，你似乎干得特别好——这是你的光荣。 象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一样，你比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时，要高明得多。 因为国家的利益毕竟不是经常都那么圣洁的，必须适应环境的要求。

主席先生，我们将会怀念你在我们之间表现的这股火爆劲头，尽管事实上你的带有弹片的锋利言词本来不是要伤人的——我用比喻的话说——但也使我们之中有些人怀疑有时候用非正统的办法来应付我们在联合国处理的事项，是不是一定是件好事。

阁下，我要补充一句，我们的确会怀念你的，但我们之所失将为哈佛大学之所得。 我相信如果你真的去了哈佛，以你在我们这儿获得的经验，你将更能增进你讲授政治学的卓越才智，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际上

很多年前，我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讲学过一年——我不是教授——那是一九四三年吧，那时候，你也许是在海军。 但那时候我是不切实际的。 自从我加入联合国以后，我学到了很多事，现在还仍然在学习之中。

我们祝你顺利，如果你还留恋联合国，你只消跟我们中间某些人悄悄地说一声，我敢担保我们会改变传统的规矩，让你当大会的主席。

如果我要称赞我们的同事，我的兄弟——我不叫他萨利姆大使；因为萨利姆大使的作为远胜过于他的大使名衔——会使他受窘不安，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已经变

得非常谦虚，当他的面说一句赞美的话都会使他脸红的。但他做得好极了，超过我们中间许多人的期望。

我现在说的并不是客套话，而是真心话。主席先生，我象你一样，也是会生气的，但我相信你也象我一样，不会在心中怀恨积怨。有时候发脾气倒是好事，发了心里舒服。

我们听了一些杰出的同事彼此交换使用答辩权之后，已经扯到很远。我的好朋友联合王国的默里先生说过的某些话受到了我的好朋友马立克大使的反驳。我们好象周游了全世界，却忽略了科摩罗问题。我们到了安哥拉，到了北半球；通过答辩权我们在这儿好象旅行了一趟，却没有掌握住困扰着我们的难题。

正如我的巴基斯坦兄弟和其他兄弟一样，我的马达加斯加兄弟从法律的观点解释了整个问题，更不必说上个月安全理事会的主席萨利姆大使，他对决议草案作出很大努力。我不须重复他们说过的司法和法律的观点。我想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完全研究得十分详尽。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决议草案，我恐怕——我希望我是错的——这个草案是会被否定的，换句话说，是会被否决的，就安全理事会这时候所承担的任务来说，是会化为乌有的。这不是第一次用否决权。我们已经有过许多次否了。但我不认为科摩罗问题值得用否决权。我甚至不认为我们敬爱的法国同事——我是指我们在安理会的同事而言——真会因想到似乎要被迫为这么一个小岛行使否决权而感到心安理得。这就象是在茶杯里的风暴，他们正要在印度洋这样的小题大做：四个岛屿，毫无经济价值——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五个岛屿而不是四个——而且所有的岛屿上都住着同一个种族。

关于科摩罗代表的发言，我证明事实上在我五十年来反殖民主义国家的积极行动的经验中，我从未见过这样一位温文尔雅合情合理的国家代表，无怨无悔地发

言，向法国伸出他的手说，他的国家愿意就法国可能提出的一切合理要求，与其合作。这一点我将在后文提到。

真的，他在我们这儿所体现的语气、风度和真挚的态度使我感到惊异，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奉承他。我对他的认识，许多人都有同感。

所以，这儿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想想吧。已经发了言的这十五个人，有安理会理事国的，也有非理事国的。他们一致觉得必须设法订定一个解决办法，用友好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试问有谁能不为法国在欧洲高举自由的旗帜而不爱这个国家呢？

一九五四年，由我代表向大会提出一项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对法国的控诉，我发觉没有人比这个对手更讲道理的了——如果我能把那时的法国大使，就是现在还活着的乔治皮科先生，称为对手的话。几年之后，当我们在一起私下谈话；我后来和他一块儿受我的土耳其朋友们和塞浦路斯朋友，也就是罗西迪斯大使之托，谈到塞浦路斯问题。我发觉皮科先生和我们的朋友德吉兰戈大使一样的讲道理。皮科先生是人道主义者。当时他告诉我他曾受到法国议会的束缚，或者是国民议会吧，不管你叫它什么，总之是受到立法机关的束缚。

主席先生，在你的国家里，有国会和参议员，如果每一次贵国总统想要作些什么事，国会都来干涉的话，政府组织就要瘫痪停顿。所以我们应该深深理解我们在这儿的同事所遇到的困难，应想办法帮助他们。我是要帮助他们的，无论是公开的或是幕后的。在公开方面，我会说法国不应该疏离非洲人、亚洲人、阿拉伯人和回教徒，希望我的话能够传到法国去。

我曾和科摩罗来的先生们讲阿拉伯话。有一位曾在吉达。阁下最近去过麦加吗？你只要在那儿作一次演说，你就会激怒整个回教社团。但不是沙特阿拉伯的回教社团。我们是不希望这样的。我们要帮助我们的法国兄弟摆脱这个马约特岛，并且担保科摩罗人和法国保持最好的关系，不会有这种难以解决的事。

我一向不唬人的。我是很坦率的这样说。我们能够激怒回教世界，但我们不希望激怒回教世界。我们不要这样做。回教的精神是互让，宽恕和慈爱。但如果有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回教会议是在吉达举行的，我前天收到从吉达来的公报，说是要在个人或国家一级帮助在危难中的回教兄弟。

我很坦白的说，我们和你们一样，也和任何人一样，都要和法国作朋友。我这样说，是希望我讲的话可以传过去，不是传给法国政府，而是传给法国议会。我们把这些人民也都当作阿拉伯人。他们很多人都说阿拉伯话。我们可以不管他们是阿拉伯人，可以不管他们是回教徒。但他们是人类。他们正向法国，向联合国里每一个人，伸出友谊的手。我们应该使他们失望吗？他们有了马约特，在经济上几乎还站不住。法国要些什么呢？如果其他三个岛在经济上都站不住，难道法国的立法机构议会要再占领它们吗？法国应该帮助他们，在财政、道德、教育各方面支持他们。象法国这样的一个了不起的国家，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应当是很高兴的。

因此，阁下，我不打算进一步说得更详细，我想要对我们的朋友默里先生说几句话。他是一个优秀的苏格兰人，虽然也是联合王国代表团的成员，也是北爱尔兰的？不知道你阁下是否升起了苏格兰的旗子。我想你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所谓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团的一个优秀成员。用分裂的方式来进行自决吗？那么威尔士人怎么样？你在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之间占了联合王国的席位。但到处都听到咕啾的声音，威尔士人要独立，苏格兰人要独立。我四十年前在贵国，所以我知道。但那块石头，还在威斯敏斯特吗？或者他们已经把它拿到苏格兰了？这是陈年旧事了，早就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了。

有一次，有人告诉我，“我是从得克萨斯州来的。”我说，“其他州怎么样？”他说，“我们是最大的州，我们早该独立的。”这是个好的美国人。难道这就表示有一个分离运动吗？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推想的话，没有一个国家是完整的。

拿我们的比利时朋友来说。他们有不说法语的瓦龙人，也有说法语的比利时人，他们是一个国家。当然有些瓦龙人是要分离的，但让比利时人合而为一是上策。因此他们不去举行公民投票。

布列塔尼人怎样呢？我访问过法国北部，我听说许多人都希望布列塔尼地区独立。

曾经出了法国拿破仑的科西嘉又怎样呢？我的好同事好朋友，你是要让它独立呢还是要举行公民投票？巴斯克人又怎样？他们有些人在西班牙，有些人，你知道，是在法国的比利牛斯山脉附近。大多数的巴斯克人，科西嘉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都忠于他们的各自国家。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小小的马约特的问题。如果这是个经济因素的问题，他们会告诉你“你能够不和法国作买卖吗？”他们为什么应该和其他人而不和法国人作买卖？法国人在那儿已经有一百三十或一百四十年了。他们是愿意和法国人作买卖的。

这是个战略问题吗？我不是军人。在这个洲际导弹的时代里，大国，或是我们的中国朋友所说的超级大国，有十五倍的核武器摧毁力，他们要这么特的一个岛屿来干什么呢？在今天，人们可以相隔三千英里而互相摧毁。可是这个马约特现在却成为国际争执的中心，使我们都来到此地。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大国在玩弄手段，议论着如何不去触犯他们的朋友，如何去避免，譬如说，冒犯我们的法国朋友。我不想冒犯我们的法国朋友。我们和科摩罗代表一块儿向法国呼吁，谋求一个解决办法，不要危害科摩罗这个国家的完整。

这些是我的看法。我说过我不想提到法律的观点。在联合国里，我和我的几个同事曾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五〇年代后期从事阐述国际人权公约的工作。这两个公约都是以自决权利为基础的。我们把它从一个单纯的原则阐述为一种正式的权利。

我再说一次，自决是超越宗主国宪法考虑或程序范围以外的。法国距离科摩罗有好几千里远。

法国一向以明智闻名于世。我们不能用辩证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因此，让我请桌子对面的我们杰出的朋友德吉兰戈大使和他的助手，向法国政府呼吁，不是代表我们去抗议，而是代表我们去讲理。他们应该成为我们的驻法大使，安理会的驻法大使，安理会理事国的大使，理事国都一致认为应该替科摩罗主持正义不砍掉树的大枝干——我用比喻说话——免得整棵树都枯掉，同时法国成为世界各国和人民无谓的批评的对象。

这不只是一个逻辑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正义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国际大家庭忽视了这些为数三十万或四十万——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可能少些——科摩罗人民的话，那么我们真的会成为全世界人民的笑柄。他们会说：“你瞧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和非理事国为他们的立场辩护，竟然一无所成。”我们不应该失去我们的信用。

和平。可能有坟墓里的和平或强制下的和平，但这都不是联合国的语言。我们所要求的，不仅是正义的和平，因为正义可能很苛刻，而是与正义、友爱和人道揉和在一起的和平。

主席：谢谢沙特阿拉伯的代表，特别是他对我的客气而周到的评语。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尼日利亚代表。我请他在会议席就座发言。

哈里曼先生（尼日利亚）：在我来这里的几个月之前，有个老前辈给过我一个很好的忠告。他说，“小伙子，你最好别跟在一个叫做巴鲁迪先生的人后头发言。他讲话的轻松活泼，词藻的优美华丽，他滔滔不绝的辩才，都会使你的发言相形见绌。”他说，“此外，你最好也别学他的样，因为这是有传染性的。你可能会离

题很远，终至失去了时间观念。”我不是有意看轻这种方式，我的确是很羡慕这样的侃侃雄辩的。

其次，我们坐等了三个钟点，现在轮到我们发言，对我来说，如果参与这段时间内进行的辩论，未免太过放肆，因为我们不是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可是当我在西方的报纸上读到关于安哥拉的评论时，我经常想到这是玩弄口号，是投西方反共的叭喇狗所好的——很抱歉，我不是说“约翰牛”。我惊奇地发现，这种同样的评论竟然也会在这个庄严的安理会上提出。

我是个尼日利亚人，也知道尼日利亚对安哥拉问题的立场，所以这种态度使我惊愕。请你们耐心地听我说明，苏联是一个在过去二十年中站在非洲或其他地方的解放运动前线的国家，任何人如果认为我国，印度和巴西这些国家承认安哥拉的人民解放运动政府，就是苏联的附庸国的话，那就太武断了。

主席先生，我在不顾风度仪态之前，我要谢谢你特别邀请我国代表团今天到这儿来，并且祝贺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我们之间的接触很有限，但我已经注意到你的坦率风格，你的不必经过准备的即席发言，这些虽然往往会激怒人，但也是我们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熟悉的一部分。

我也要感谢我的一个好友萨利姆大使，每一个人都提到这位大使在安理会多年来经历过的最不安的月份里处理工作所表现的熟练的手腕。

获悉法国政府重新兴起了在马约特岛举行第二次公民投票的念头，我国代表团很惊愕，并且事实上，非常失望。马约特岛是已经于一九七五年七月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的科摩罗国的四个岛屿之一。我们记得一九七三年六月法国海外省及海外领土部长和科摩罗群岛政府首长在巴黎签订了一项关于科摩罗群岛取得独立的联合宣言，决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举行公民投票。按照巴黎协议的规定，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议案，授权举行该公民投票。法国政府原先是打算科摩罗群

岛各岛分别举行公民投票。但我们相信是由于非洲统一组织和所有类似性质的国际机构的压力，科摩罗的这四个岛屿——马约特、昂儒昂、莫埃利和大科摩罗——都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参加了一次全面性的投票。

记录显示，公民投票中全面投票的结果是百分之九十六的人都赞成脱离法国独立，仅有占百分之四点四的微不足道的少数人反对独立。因而大家都认为法国应该尊重多数人的决定，不应该变更科摩罗人民所作的决定，而在正常的情况下，法国政府除了赞同这块领土上的人民的愿望之外，是没有其他选择的。

更重要的是，我想再读一遍——我知道你们都已经听过好多次了——我听到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于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中所作的关于科摩罗的统一的谈话：

“科摩罗的人口是一个同族的人口。如设想群岛的一部分独立后另一部分仍然保持一种不同的地位，不顾当地居民的意愿，这种想法是合理的吗？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当前的现实。科摩罗群岛是不可分割的，一向是如此；它们应该有共同的命运，这是顺理成章的。虽然其中一些居民可能希望有另外的解决办法。我们在给予一个领土独立的时候，无权提议把科摩罗群岛一向具有的统一的特色加以扫除。”

听到了法国代表一百八十度改变态度的发言，令我大为痛心。我们也还记得，两天前同一位法国代表在这个安理会会堂上声明科摩罗议会决定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宣布独立。由正当程序成立，代表人民的科摩罗议会，再度肯定了大多数科摩罗人民愿意独立的立场。他们进一步重申了他们决心要使科摩罗以一个民族和一个命运而独立。

不应象安理会的某些声明所反映的那样企图将科摩罗独立之前的自决程序和罗得西亚的伊恩·史密斯集团单方面的非法宣告独立互相混淆。二者的不同十分明显，安理会中任何诚实的人都会了解的。

使我感到心寒的是有人认为在目前这个时代，为了满足一些有限的自尊心，任何殖民政府——显然，我们不能相信这是为了紧紧抓住殖民势力的缘故——竟然会企图在独立的曙光中，牺牲一个已经被统治了超过六十年的民族的长远利益。但殖民主义是很顽固的、是死而不僵的。我记得在一九六一年——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当时的达荷美，有一块我想面积是四英亩的葡萄牙飞地。大约有三个世纪，葡萄牙代表在早上把旗升起来，在晚上把旗降下，并且到当地银行去领取支票。当一九六一年他奉命离去时，他把城堡焚毁，把档案烧掉，而且很不幸地，开车通过尼日利亚、离开西非。

我国政府呼吁法国不要促使这个群岛巴尔干化。因为这对谁都没有利益，无论是短期的或长期的利益。目前法国的政策只会在这个地区制造混乱，违背当地人民的长远利益。

荒谬的是，法国违反了它所宣布的良好意图，这种意图反映在法国政府的声明中也反映在我再度强调了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谈话中。如果法国坚持这个政策，说得客气点，它是在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我们可以很恰当地把法国对于独立的科摩罗国的内政不断的干涉，解释为这是法国对这个新兴独立国无防卫能力的人民的一种挑衅行径。

我要重复一次，科摩罗国是一个独立国，是非洲统一组织的一个成员国，也是不结盟国家的成员国，最近又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我要附带地强调，整个非洲，特别是我国都一直会支持科摩罗人民的斗争从而巩固他们挣脱法国而取得的独立——完全的独立。我们都呼吁法国改变它的意向，支持这个国家的统一。科摩罗当前的状况是我们非洲人最关切的，我们相信法国要回到原先其总统所强调的承认新的科摩罗国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的良好意图，为时并不晚。这种崇高的态度必定会和法国在非洲享有的友谊与友善配合一致。这种态度也会符合法国今天在超级大国圈之外所负的领导责任以及所起的领导作用。

法国向来是以采取人道主义办法处理非殖民化工作而闻名。在目前许多独立国家独立后的生活中，它们的发展与福利中，法国起了令人羡慕的作用。他们迹近于传教士的态度去援助一些过去的殖民地，是有充分的资料可以证明的。我们非洲人对此很感谢他们。

然而我们也记得当几内亚在一九五八年决定脱离法非联盟时，法国对这个伟大的非洲国家所采取的报复行为。我们希望在科摩罗问题上，他们会继续和科摩罗政府合作，一如他们到目前为止的作法，为这个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寻求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

主席：谢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本人说的客气话。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我关切地、细心地听了今天大家在议席上所说的关于科摩罗、马约特和法国的每一句话。这些话比起昨天前天对这同一个问题所说过的话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内容。

关于法国政府的意向、诚意，我国宪法对行政权所加的限制，说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对马约特岛别有用心以及指控我们对马约特岛上某些居民所采取的措施，对这一切，所有想得到的、该说的、我昨天都说过了。记录上都有。法国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我不想再用安理会的时间，驳斥那些指控。

但是，关于曾在这里被代表多次恰当地引述的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讲话，我认为有必要重申，这个讲话才真正是法国政府的诚意和意向的最好证明。

问题发生在议会不愿按照共和国总统所指示的路走。有些人也许会为之惊愕；有些人也许会奇怪在法国议会竟然会同共和国总统抵触。我知道，在有些国家里这就会造成危机，吃亏的会是议员自己。在法国却不是这种情况。

我们有幸处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在这里差不多每个月我们都从报刊上看到类似的情况发生，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不能使国会通过他提出的法案，手握大权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只好向国会的意志低头。

这就是我们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民主政治。

主席：我认为安理会现在已结束它对这个问题的审议。在我们对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之前，我请那些要求在投票以前解释投票的代表们发言。

哈马舍尔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首先容许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二月份主席，向你致最衷心的祝愿和恭贺。

也容许我向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萨利姆大使致以最热烈的谢意，他熟练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上个月的漫长而困难的讨论。

我国代表团还要同所有代表团一起向遭到震灾的危地马拉人民表示同情。

瑞典将投票赞成安理会不结盟的理事国——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拿马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就拟议于二月八日在马约特岛举行的公民投票所提出的决议草案。

我们今天的投票是我们赞同以共同意见通过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第3385(XXX)号决议的直接结果，这个决议接纳科摩罗加入联合国。这个决议强调必须尊重科摩罗群岛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它也清楚地表明：该群岛是由昂儒昂、大科摩罗、马约特和莫埃利等四个岛屿组成的。

在大会表决之前，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第376(1975)号决议中向大会推荐接纳科摩罗为联合国会员国。瑞典在安全理事会中投票赞成该决议。同时，瑞典承认科摩罗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如此通知科摩罗政府。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实现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必须尽可能让新建立的国家成为可以存在的实体。并且必须按照第1514(XV)号决议的规定尊重这些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一点对科摩罗也适用。

同时，我国代表团要象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安全理事会解释投票时那样，表示真诚期望能够经由谈判找出为各方完全接受的解决办法，以消除法国与科摩罗之间目前的分歧。

主席：谢谢瑞典代表的良好祝愿。

金泽先生（日本）：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我们面前的S/11967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对草案执行部分第一段有些疑问，我们认为这一段可能会对法国政府和科摩罗之间的恢复谈判造成困难。我们的看法是，在这一方面应当适当尊重法国政府的立场。但是，我们认为在现阶段，由安理会制定一些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原则是很重要的。基于这个理由，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个决议草案。但是，不应把我们的支持解释为我国政府承认科摩罗国。

主席：因为现在没有其他的代表要发言，我就认为安理会准备对S/11967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我现在将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拿马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贝宁、中国、圭亚那、日本、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反对：法国。

弃权：意大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十一票赞成，一票反对，三票弃权。由于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决议草案没有通过。

许多代表团表示希望在表决之后发言解释它们投的票。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不得不很遗憾地对安理会表决的S/11967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投反对票。法国代表团想解释一下它投这个票的理由和用意。先说理由；关于这一点我要说得很简短，因为在辩论期间，我已一再说明法国对科摩罗问题的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看法。

我已详细而坦诚地解释过组成群岛的四个岛屿之中有一个存在着问题。这个岛就是马约特。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自由公民投票时，它表明反对向科摩罗提出的独立，并赞成继续作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法国议会决定根据由居民决定自己前途的自决原则，考虑马约特居民所表示的愿望。

我们认为，不能对建立新国家的紧要时刻所表达的不同意愿，置之不理。因为该决议草案清楚说明该群岛包括昂儒昂、大科摩罗、马约特、莫埃利，并且要求

法国不要理会马约特所造成的问题，所以法国不能让这样一个国际决定获得通过，以免事先限定了我们对面临的困难的解决。

在辩论期间，许多发言人提到关于接纳科摩罗加入本组织的第3291(XXIX)和3385(XXX)号决议，并且提出一个又一个的理由。我必须再一次在这里解释为什么法国决定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表决接纳科摩罗加入本组织问题时，不参加投票。

我要再说一次，当时我们不希望阻碍一个新的国家——它的独立愿望是我们自己培植起来的——享有作为一个自由的主权国家应有的好处。法国承认，并将继续承认科摩罗国的存在；它希望跟科摩罗国保持它跟非洲所有其他国家和世界所有其他部分所保持的那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它绝不反对科摩罗国可以自由地享有由大科摩罗、昂儒昂和莫埃利大多数人民所选择的主权。它绝不阻挠马约特同那三个岛屿合并。事实上，再过几天，就要举行公民投票；让马约特居民能够在任何愿意前往视察的国际视察团面前，再一次表示他们的愿望。

我们今天不能接受的也是我们已在去年秋天用另一种方式拒绝接受的——也正是我们那时不参加投票的用意——就是不能让一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关于科摩罗的组成的决定强加在我们头上。以免不经进一步考验就解决是人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的问题，而由于历史因素，我们对这个问题负有沉重责任。

在过去的两天中，我跟几个提出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的安理会理事国谈过。特别是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代表谈过，因为他曾多次好意地当他的同事的发言人。我们诚心诚意、同心协力地设法以综合和合作的精神找出彼此都能同意的一种方式。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同科摩罗共和国代表阿卜杜拉大使本人谈过。我感谢萨利姆大使和阿卜杜拉大使两位在谈话时表现的谅解。我曾希望也许可以找到空洞的方案，足使争论的双方仍能各执一词等待有一天双方敌对立场能取得和解，我说过我希望是在大会讲坛上取得和解，这一点巴基斯坦阿洪德大使也很正确地提到过。

很不幸地，正如萨利姆大使所说，我们的意见歧异，看来是双方无法沟通的原则性的歧异。同我对话的人似乎也希望明确表示他们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是没有共同基础的。但是我确信这些谈话是有用的，因为通过谈话，我们当然得以对彼此的立场更为了解。

我现在要讲到我们投票的用意。首先我要在这里对各方为促使安理会达成一致决定而做的真诚努力表示高度的敬意。我国代表团也对过去几天在主席先生主持下举行的辩论的优良性质表示满意。我们对本组织的一些会员国、向我们所作的呼吁不是不关心的，不管这些呼吁是来自坦桑尼亚、巴基斯坦、利比亚、贝宁的代表，安理会理事国还是来自其他的发言人，诸如我的同事阿尔及利亚的大使都是一样。这些呼吁在鼓励科摩罗共和国与法国进行会谈和谈判这一点上，是迁就了我国的观点的。

我要在这里说，我们重视该群岛的局势和从中产生的问题，仍然真诚地愿意进行谈判。我们愿意接受能使我们冷静而公平地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建设性的想法。

法国今天所投的否决票并不是如悲观论者企图归咎我们的，是对希望的扼杀。它只显示法国在遭遇真正的问题时并不闪避，特别是在法国作出安排进行协商的前夕。这绝也不表示我国不准备同科摩罗共和国就我们两国意见分歧的问题进行谈判。假如我在发言的最后部分向在安理会的科摩罗代表讲话，他不该感到奇怪。

虽然今天我们对共同的问题不幸达不成协议，但请他了解法国不仅希望解决与科摩罗之间的所有问题，并且希望同他所代表的国家维持友好与睦邻的关系。如果奥马尔·阿卜杜拉大使阁下肯将这些保证向他的政府转达，我对他非常感激。

在结束这个讲话之前，我还希望讲两件事。第一，地震刚在危地马拉这个不幸的国家造成巨大破坏，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起在这里向危地马拉代表团表示慰问。我请危地马拉代表团接受我们的同情，并且转达给他们的政府。

第二，主席先生，继其他发言人之后，我愿说法国代表团，特别是本人，对你

决定即将离开本组织，表示遗憾。无疑我还有其他机会向你表示我对你的尊崇钦佩和友谊。今天晚上，让我向你简单表示，同本代表团直接有关的这个重要的辩论得以在你的杰出主持和高度权威之下举行，我认为是一项光荣的事。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对我个人的夸奖。

帕基先生（贝宁）：主席先生，首先我希望你能为我解释一下民主的问题，因为你代表了这个伟大的美洲国家。在这里据说是实行民主程序的。美国总统有没有否决权？如果有的话，我想知道在那一种意义上可以行使否决权。

说了这些以后，我们还要说，我们对刚才审议的决议草案，由于法国的否决而未获通过，感到十分遗憾。而且，草案里面没有什么真正有害的东西。我们不能下结论说，法国的态度和法国采取这种立场的理由，同我们今天和昨天在安理会上所听到的并不一样？至少根据我们昨天所听到的，我们不得不怀疑法国的否决票究竟真正代表了法国议会的决定呢，还是法国政府的决定？

无论如何，我国代表团很怀疑法国在这件事上作为争端的当事国，是否有权参加投票。这是一种值得仔细衡量的情况，因为事实上当事的一方不是安理会理事国，而另一方是安理会的理事国，并且是享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这是一个相当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不得不强调这个事实。

最后，安理会某些理事国竟然乘这个机会大谈一些与讨论的题目完全无关的事情，是很令人遗憾的。

只要安理会不再审议安哥拉问题，我们就否认任何国家有权提出这问题代我们讨论；我不以为我作上述的声明是背叛了安理会理事国中我非洲的兄弟。当这个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来审议的时候，所有代表团都会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意见。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想同你和安理会其他同事一起，向危地马拉代表团表示我们衷心的同情。

关于安理会对S/11967号文件中决议草案的表决结果，我国代表团深感不妥，并愿作最明确的保留。 我不愿在这么晚的时候还提出任何问题或挑起法律和程序性质的讨论。 但是，我国代表团要象我们的贝宁同事所做的那样，在记录中记下：依我们浅见，根据《宪法》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如果我们对该条的理解和解释不错的话，法国无权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因为法国是讨论的争端的当事国，也是由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拿马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决议草案的问题国。 前面提到的第三项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对于其他一切事项之决议，应以九理事国之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表决之；但对于第六章及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内各事项之决议，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我对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的评论感到奇怪，同样地，我必须说贝宁代表所说的有含混的地方。我特别感到惊奇的是，巴拿马代表团竟然参加提出了刚才表决的决议草案。我的好朋友兼同事巴拿马代表博伊德大使昨天就目前法国和科摩罗之间存在的问题以及安理会在另一次由巴拿马和另一常任理事国之间产生的问题作了非常有力的比较。

一九七三年三月我们在巴拿马的时候，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大使没有和我们一起；贝宁代表也不在场。但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在巴拿马和我们在一起的人会记得，在引致巴拿马直接同美国冲突的问题上，对于担任主席的巴拿马参加表决以及美国也投票并行使否决权，没有人感到有特别的地方。

我想我用不上花时间来谈这一点，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其他安理会理事国在巴拿马的时候也和我们在一块。马立克大使也在场。我想我应当提醒各位，二十五年以来安理会一向认为，象我们今天必须采取决定的情况，不应当妨碍安理会各理事国或直接间接有关的国家投票，因为如果这个问题是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范围来审议的话，它们一定会行使表决权。如果不这么做，就等于鼓励安理会各理事国采取第三十九条所列举的措施来保证他们的表决权不受质疑。如果我们要这么解释，其结果会如何地荒唐，根本不用我去强调。

我将不细谈这一点，但如果安理会需要的话，我可以列出许许多多的先例。在一些与我们今天所处理的完全类似的案件中，在座各代表团，以及今天不在场而当时是理事国的国家曾毫不犹豫地行使了它们的否决权；在另外一些案件中，这种权利从来未受任何人质疑。

帕基先生（贝宁）：我要将一件事清清楚楚地说明白。当我向安理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我们很难过；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代表投了否决票。我们并不是对否决权提出质疑。我们只是提出一个问题，让安理会各理事国对某一类将来会发生的案件作一些思考。我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有道理，因为当法国大

便向科摩罗代表致词的时候，他其中提到法国准备保持合作和睦邻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呢？“睦邻关系”显然表示我们已事先判断在科摩罗举行的投票的结果，显然是指法国要肢解该国。这就是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及宪章特别一条而提出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我们在读完章条文的时候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仅仅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为安理会思考的材料。

博伊德先生（巴拿马）：我并不打算重复我们在讨论中已经听过的种种讲法，我也不打算发言，因为作为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我不觉得有权解释我的投票。但是鉴于法国代表德吉兰戈先生就安理会在巴拿马举行的一系列会议说了一番话，我要指出我非常留心地聆听了他的发言。他事实上想要比较我们今天在安全理事会处理的关于科摩罗的事项和一九七三年三月巴拿马当时的情况，即美国对一项决议草案投了否决票而该决议草案得到十三票赞成，一票弃权，就是联合王国。

就这一点，我必须说明我开始对贝宁代表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刚才所说的有些疑虑。我也在想，在这种情形下，法国代表事实上是否有权以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使用否决权。让我们弄清楚一点。安理会访问巴拿马，为的是举行一系列特别会议以便审议有关维持与加强拉丁美洲和平的问题。与我们现在审议的具体案件正好相反，安理会并不是去巴拿马审议一项争端。在巴拿马，没有一个代表认为美国没有权投否决票。因此，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此断定，在这是一个类似情况的借口下，法国代表可以以此作为先例。

事实上，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是这样说的：

“安理会对于其他一切事项的决议，应以九理事国之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表决之；但对于第六章及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内各事项之决议，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

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审议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问题，我实在不知道法国代表在这件案件上是否有权投否决票。至于安全理事会访问巴拿马这件事，安理会主要是

处理影响整个地区的局势，而且安理会通过了不止一项决议。因此，巴拿马没有向安理会提出任何控诉；它也没有指控美国；安理会事实上并不是处理巴拿马和美国之间的争端。安全理事会所处理的是有关巩固拉丁美洲和平的问题。

我想如果将来我们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详尽而谨慎的法律研究，那将是很好的事情；那么如果类似于今天的案件再发生，我们将能够作详细的法律辩论。

我对刚才在最后关头提出的纯粹的程序问题的意见讲完了，我最后要向德吉兰戈大使重申我国政府和人民对他当时支持巴拿马决议是多么感激，这项决议要求双方政府——即美国和巴拿马——就巴拿马运河议定新的条约，其中适当地考虑到我国人民对整个国家领土行使有效主权的合法愿望，这正是我在昨天的实质发言中所细谈的问题，当时我要求安理会支持科摩罗群岛，我呼吁尊重科摩罗国领土完整和统一，因为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在前几次会议上已经作出符合这种方向的决定。我必须说，我们认为法国在一九七三年三月的值得纪念的会议上支持巴拿马，证明了法国尊重巴拿马的领土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巴拿马在包括运河区在内的全部领土上有权行使的有效主权。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时间很晚了，既然没有人对刚才投的票提出质疑那就不必进入冗长的法律性的讨论。当然，如果安理会愿意，我就奉陪。但是我的印象是，事实上安理会并不想这样做，因此我只想热烈感谢巴拿马代表就法国代表团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在巴拿马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所表示的满意的言辞。参加过这些会议的人都会记得，巴拿马政府尽了最令人愉快的、大方的地主之谊。

我只想指出，那几次会议的议程的确是讨论拉丁美洲全面性的问题，但三月二十一日表决的决议草案仅涉及当时存在的问题，就我的了解，是美国政府和巴拿马政府之间的问题。

我要请美国代表注意一下，巴拿马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没有意见分歧。

博伊德先生（巴拿马）：法国代表具有特有的口才，想要驳倒刚才提出的关于

巴拿马局势和今天科摩罗局势之间有所不同的论点。

我也承认，美国政府和巴拿马政府之间对关于巴拿马极为重要的问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分歧，例如订一个新的运河条约来永远根除把我国分为两半并阻止我国取得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殖民地区。但是我要对德吉兰戈先生重复一遍，我们对法国在当时支持维护这个原则立场非常感激。当时我们审查并考虑到有关维持和加强拉丁美洲和平的整个问题。当时这并不是第二十七条(三)之下的问题。因此，今天的记录应反映出，我们这里许多人对法国就今天科摩罗问题所投的否决票有严重的存疑。

主席先生，我们现在并不是要你作任何澄清，因为无论如何这应当在表决之前就弄明白了。但是我认为应当请安理会各理事国和联合国的法学家非常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有一天，一个身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成为争端一方或为另一个会员国所控诉，那么我对于是否可以行使否决权将存有严重的疑问。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既然我的朋友巴拿马的博伊德大使为了记录发言，我也要这样做。我要提醒他，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巴拿马表决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对拉丁美洲整个问题及其有关的问题进行表决。我们所表决的是非常明确的局势。这个决议就在我面前。序言部分有一段说得很清楚：

“回顾到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依照正义与国际法的原则，对足以导致破坏和平的国际争端与局势促成调解或解决”。(S/10931/Rev.1)

在执行部分第3段，安理会敦促

“……美利坚合众国和巴拿马共和国两国政府……毫不迟延地签订一个新条约，迅速消除两国之间的冲突原因” (同上)

我们就是对这个非常明确的情况进行了表决。

首先把巴拿马局势和科摩罗局势等同起来的并不是我。我想我知道在这两个案件上，被质疑的是主权问题。两个案件都没有武装侵略。

博伊德先生(巴拿马)：在结束这次辩论之前，我要告诉我的朋友法国代表，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安全理事会在巴拿马举行的会议上，没有一个安理会理事国要求主席对安理会第二十七条这一点采取立场。

这一次，贝宁和利比亚的代表和我提请大家注意这一事实，以便将来有人要求主席澄清的时候，安理会能够在进行过深入的法律分析后，就今天引起我们辩论的这一点采取一个立场，这次辩论清楚地指出，对于这个问题存有非常严重的疑问。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我认为不必无休止地进行这项辩论。我只是希望用善言向我的朋友巴拿马常驻代表说明，如果说没有人在巴拿马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有许多许多的先例，这些先例完全说明了今天我们进行的程序。我现在并不是要讨论这些先例，但是如果有一天要恢复这项讨论，这些先例是可以找得到的。

我想这些先例可以证明巴拿马代表有权在巴拿马参加表决，正如我自己完全有权在今天投票一样。

博伊德先生(巴拿马)：我并不想长篇大论地答复法国大使，因为他不能够驳倒我最后的一个论点，那是关于安理会在巴拿马开会时，没有人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否决票的有效性提出控诉或表示任何质疑。

他现在说他有一个很长的支持他的看法的先例清单。我要告诉他，今天下午一名联合国最杰出和著名的法学家告诉我，这方面也有反面的先例；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阿根廷在艾希曼案件就没有参加表决。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发言的时候，我事实上说过我并不想在这里挑起一项法律或程序讨论。我们的确有所疑虑。我们有踌躇。我们犹疑的理由是，首先，我们一方面与法国有友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同科摩罗人民的关系极为密切，我们又决心向各处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战斗。这使我们为难。我们表示了我们的保留和疑虑，特别是因为我们新来到安全理事会，在安全理事会

相当危险和容易滑倒的舞台上，在这莫测高深的司法程序的过程中，我们的步伐必须小心慎重。

由于这个理由，我希望我们在今天下午，就停止这些讨论。我想我现在能够说的是，这些初步的讨论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这个问题将来会重新被提出来。

主席：鉴于这个问题已经提出——而显然，我这句话绝不能构成一个先例——我想安理会想要知道；在表决之前主席已经想到可能会有人质疑法国的表决权。因此我们向秘书处咨询，由此产生了一个立场。秘书处的立场文件产生了，而且交给了主席；显然，鉴于巴拿马大使深思熟虑的评论，如果安理会有任何理事国希望看看这份立场文件，是可以的。

也许我只用说，如果及时地提出法国表决权的问题，就是说在表决前提出来，安理会的主席相信，法国参加表决的权利会得到确认。

塞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已经说过，来自贝宁和巴拿马的同事和我自己对这个问题表示了我们的保留和疑虑。我们并没有要主席说明或作出裁决。无论如何，问题并不是在安理会这里讨论这个题目。我们只希望表示我们的保留。这是原则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因此，主席先生，我们不认为你刚才的说明是这个问题的一个裁决。

主席：请允许我向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保证，他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这不是一项裁决。这只是一点消息。如果安理会各理事国想要知道秘书处在今天就这个问题向主席作了什么建议，我认为这是它们可能想知道的。这些意见大概有些永久性，但并不一定，这是学过法律的人都会知道的。

博伊德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对你客气地向我们表示我们并没征求你发表的意见，我们非常感激。我们要表示我们最坚定的信念，以后我们都应当适当地作好准备。就这个重要的问题列出证据和先例，因为可能在另一位主席的主持下，

他也许会提出异于你刚才所说的说明。

主席：我假定巴拿马代表所指的是我的发言之中可能有特异的地方，即这些话永远不会原封不动地再搬出来因此另一个人可能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说同样一件事。我只是将秘书处为我准备的判断的主要内容作为一项消息告诉安理会。秘书处对任何其他主席也会用同样的办法提出它的判断。关于准备好了才到安理会的问题，我谨告诉各位，主席是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是他对安理会的责任。

博伊德先生（巴拿马）：这个问题对安理会、对《联合国宪章》、对所有我们那些可能对联合国这一关键机构将来所采取的决定有利害关系的人都是非常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作为巴拿马代表，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都应当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应当为将来的讨论作好准备。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时间很晚了，没想到法国代表是否有权投票的问题讨论了这么久。

为了列入记录，既然这场辩论的性质是这样，在我开始说出原来打算讲的话之前，也许应该先对刚才关于法国代表适合不适合参加表决问题所进行的十分有趣的辩论，提出一些很简短的意见。

首先，我要说，我国代表很重视贝宁、利比亚和巴拿马代表提出的意见。明显地，这些问题关系到本组织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需要从法学方面加以考虑，由于我本人不是法学家——虽然我国代表团里有法学家——，我想十分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并尽可能听取最内行专家的意见。

显然，我这样一个外行人只能认为：过去虽有先例，但并不因此就表示安理会必须遵循这些先例，如果是错误的先例，更不必遵循。当然，这是外行人的意见。

此外，主席先生，我要说明我对你刚才的发言没有提出反对或保留，这只是因为你的话我听得仔细，你并没有说你的意见是个裁决。你只是说你相信法国的立场会得到支持。坦白讲，我认为这是你个人作为美国代表的看法，而不是主席的看法，因为如果这是主席的看法，我们首先得请你作出裁决，其次，我认为秘书处不可以也不应该提出法律意见，除非安全理事会特地要求它对这个问题提出法律意见，何况这个问题具有这些大的重要性。

不过，你作的准备工作值得赞扬。

言归正传，安理会刚才对科摩罗问题作了表决，我想以坦桑尼亚代表的身份说几句话，我的话不是为了解释我国的投票，因为我国是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而是鉴于刚才许多发言而说。

首先，我代表各提案国向所有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草案的代表团表示热烈感谢；同时对没有投票赞成的代表团，表示几分失望，不过，按照大会的情形来判断，我想我们甚至可以把它们的弃权解释为不反对，更大胆一点，还可以当作对这个决议草案的一种支持，然而为了我们所无法了解的理由，这些代表团认为没有必要投票

赞成。倘若我解释得不对，我并不想引起它们行使答辩权；我认为，过于乐观总比过于悲观好。

更重要的一点是：尽管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尽管法国代表行使了否决权，我仍衷心相信法国的有关当局一定会从安理会的讨论经过情况和表决结果中找出应得的结论，因为我看得很清楚，法国代表一定也看得出，绝大多数国家都表示赞成并支持科摩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而且，要是没有否决权，安全理事会就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这个决议，要求法国政府保持若干和联合国一致的立场。

因此，坦白说，老实说，我希望法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希望法国议会——请原谅我所说的话牵涉到法国的内政——都注意到安理会绝大多数理事国的愿望和支持。我想指出，法国代表的发言里积极方面之一是：他说法国政府仍然愿意同科摩罗政府展开谈判。我衷心希望它们在谈判的范围内考虑到联合国的决定和这次如果法国不投否决票安理会就会作出的决定。

为了拟出一份安理会全体理事国都接受的决议草案，坦白说，这次我们已有了一个草案，所以实际上是想设法拟出一个法国代表可以接受的草案，为此，双方在过去四十八小时里作了努力，不幸没有成功；我个人要感谢法国大使在努力过程中对我和其他提案国的客气态度。我十分希望法国政府正确地了解我们表示的好意和诚恳的目的，我们的动机不是要挑起对抗，也不是要制造纠纷，而是希望正义得到胜利；我们坚信，唯有维护联合国规定的科摩罗的领土的完整和统一，正义才能在科摩罗得到胜利。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要赞扬科摩罗代表团和该团的杰出领导人奥马尔·阿卜达拉·穆维尼·巴拉卡酋长，他们不仅为安理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表现了高度的智慧、体谅和政治风度，因为归根结底，提出控诉的是科摩罗，在所有的谈判中表现了模范的温和态度的也是科摩罗。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必须借此机会，以我个人的名义和我代表团全体成员的名义，衷心感谢安理会全体理事国也感谢安理会以外的人对我担任安理会一月份主

席的赞扬。这些赞扬的话是多么洋溢，多么客气，虚心地说，这些话往往都是过奖了。不过，我们谦虚地接受这些称赞，因为知道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话。

我还愿借此机会请危地马拉代表转达危地马拉政府，我国对该国遭遇的惊人灾难感到十分哀伤。

主席：作为主席，我有一点意见要讲。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谈到法国是否适合参加表决的问题。我看事情是这样的：事先没有人提出适合不适合的问题，所以会议中绝大多数人一定都认为适合，而这件事也丝毫没有不适合的迹象。不过这也许只是措词上的问题，这件事根本没有任何争论。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想谈谈一个稍为不同的问题。我刚才读了美国代表团匆促拟写出来的新闻稿，载述你针对我的发言所作的含有敌意的发言。

在联合国工作史上，这是主席不应当有的行为。你的发言中引用了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你把“小心”、“当心”这些字说成我讲的话。先生，我根本没说这些话。这是你捏造出来的。我说的是：“注意！先生们，你们成了笑柄，因为你们造谣说苏联在殖民化非洲。”

我不知道口译员怎么翻译我说的“注意！先生们。”虽然我英文不很好，但我敢说俄文“opomnites”这个字不能译为“小心”或“当心”。这个字的意思是“注意”。我的话被人歪曲了意义，你却根据歪曲的意义作了带有冷战时代口吻的发言。为了追求个人的目标，你又急急忙忙把这个讲话作为新闻稿发表了。我实在不以为这是安全理事会讨论问题的正确态度。

主席：现在我以美国代表而不是主席的身分发言。先生，我只想说：这件事并不是主席的行为，而是我以美国代表身分作出的发言。假若俄文口译成英文的时候有错误，我感到十分惋惜。可惜我不懂俄文，但事实上，先生，口译员是说“小心”。我们收到一份口译记录，里面也是说“小心”。先生，如果这是错误，也不是我们的错误，因为这不是故意的错误。这完全是个无意的误会，请原谅。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希望口译员把俄文“opomnites, gospoda”正确地译为“注意！先生们”；这话完全没有“小心”的意思。

主席：不管前后是否不一致，我要求正式记录中这个用语按照苏联代表的意见。他非常明白他想说什么。所以，我的发言也要修改，以便同他认为满意的口译相吻合。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确的译法可能是：“想想吧！先生们”。因为如果有人发言故意不正确地解释我国的政策，说苏联打算殖民化非洲，我就会劝他别这么说，因为这样他会成为笑柄。

主席：很高兴今晚我制造了国际的笑料。

我回想到以美国大使身分对萨利姆大使的赞扬，他在一个艰难的月份里担任了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却从未召集大家在周末开会。我也请安理会注意周末快到了。

既然没有其他理事国要求发言，我现在请科摩罗代表发言。他在这次辩论中的表现是大家所一致赞扬和钦佩的。

奥马尔·阿卜达拉先生（科摩罗）：首先，我国代表团要和其他代表团一道，向遭受了巨大灾难的危地马拉人民表示同情。我们都感到很悲痛。

关于我国政府对法国的控诉，安全理事会现阶段的审议工作即将结束，我想借此机会提出几点意见。首先，主席先生，我要重申：科摩罗政府和人民感谢安理会接受了我国政府关于审议我国的控诉的请求。安理会认真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满意。对发言坚决维护科摩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各国代表团，我们深表感激。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非洲兄弟和不结盟国家的兄弟——贝宁、圭亚那、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拿马、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它们是S/11967号文件内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我们也同样衷心地感谢其他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的各国代表团，即：中国、日本、巴基斯坦、罗马尼亚、苏联和瑞典。

它们投的票和它们在安理会中所表现对我国立场的支持，是科摩罗政府和人民在政治和道义上的一个重大胜利。法国政府透过它在安理会的代表，滥用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享有的否决权，随意阻止通过决议，我国代表团和我国政府认为这是件令人深感遗憾的事。我们对这件事感到遗憾，因为如我昨天在安理会发言时所说的，我国人民和我国政府只想同法国人民和政府建立友谊和了解。我国唯一的要求是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法国行使否决权，这只能视为法国政府又一次采取了不幸的措施，对法国的声誉地位只会有损害。最重要的是：我们遗憾地认为，法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不合理的立场，只能加深法国和科摩罗之间以及法国和自由非洲之间的不了解。因为这只能表示法国违反绝大多数科摩罗人民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清楚表示的愿望，违反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决定和决议，决心执行旨在破坏科摩罗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措施。

不过，虽然我们遗憾安全理事会由于法国否决而没能通过一项符合形势需要的决定，但在会后我们仍会感到鼓舞，因为要不是法国行使了否决权，安理会这次就会通过一项确认、重申并加强我国政府的合法立场的决议。因此，我们认为这次安理会会议的结果是维护了联合国在科摩罗问题上的明确立场。科摩罗人民和政府充分欢迎和赞扬这个立场，即要求严格尊重科摩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安理会中许多杰出发言者也一再强调这个立场。法国的否决权并没有改变联合国的立场，因为早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当我国被接纳为这个庄严组织的会员国时，大会就以压倒多数重申了这个立场。除了法国以外，本组织每个会员国都支持大会这项决定，其中着重重申必须尊重由昂儒昂、大科摩罗、马约特和莫埃利四岛组成的科摩罗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因此，法国在安理会中采取的立场就是它在大会所采立场的继续。我们希望，甚至相信法国有关当局，考虑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对我国的正义主张的支持和承认，同时考虑到法国政府过去的立场和联合国的立场实际上是一致的，会重新考虑它现在的行动路线，抛弃这种危害我国安定、和平与自由的政策，放弃这种错误的主张，而执行一种合理的、逻辑的、合法的政策，从而增进法、科两国间的了解和友谊——我再说一遍：从而增进法、科两国间的了解和友谊——并增进法国与非

洲的合作和团结。我们知道法国有许多善良负责的人赞成走第二条路，因此我们仍旧相信正义最后会得到胜利。

我们抱着很大的期望来到安理会，来的时候，我们坚信堂堂的安理会会履行职责，坚信国际社会会再度保证支持我国。如果说我们没有因为安理会作不出适当的行动而失望，那是言不由衷。但是，由于我们了解这种挫折的性质，我们在会后更加相信这个组织和它的原则，特别是相信它会维护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能生存于和平、和谐与自由之中的权利。我国是个小国。我国人民和我国政府只希望同世界各国和人民建立友谊和了解。这是科摩罗坚定不移的愿望。我们也有同样坚定的愿望与决心，要维护并巩固我国的自由、独立和领土完整，所有国家对我国的政策和行动必须承认并尊重这一点。我们对法国的期望也是如此。我们很高兴认识到联合国对我国也有同样的期望。

主席：谢谢科摩罗代表，这次辩论中，他为安理会增添了光彩。

发言人名单上的人都已发了言，安理会今天议程上的工作到此结束。

下午九时三十分散会